

LISUZU
ZHUSHU
WENZIYANJIU

高慧宜 著

傈僳族
竹书文字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LISUZU
ZHUSHU
WENZIYANJIU



ISBN 7-5617-4975-9
9 787561 749753 >
定价：13.00元
www.ecnupress.com.cn

ZHUSHU
WENZI YANJIU

傈僳族
竹书文字研究





高慧宜 著

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

LISUZU ZHUSHU WENZIYANJIU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高慧宜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5617-4975-9

Ⅰ.傈... Ⅱ.高... Ⅲ.傈僳族-文字-研究
Ⅳ.H2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894 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

著　　者　高慧宜
项目编辑　孔繁荣
文字编辑　朱建军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4.25
字　　数　11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3 100
书　　号　ISBN 7-5617-4975-9/H·305
定　　价　1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摘　要

在云南省维西县,一位名叫汪忍波的傈僳族人于20世纪20年代独自创制了傈僳族本民族的文字。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划在竹片上,所以被称为“竹书”。

笔者以汪忍波编的《识字课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第一次对这种人类文字史上的特例作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普通文字学、比较文字学、文字史及其他民族文字的文字学角度上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书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主要介绍竹书文字的创制概况和文字材料以及竹书文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阐明研究这种文字的特殊意义并对相关的研究思路和处理方法作说明。

第二章为竹书文字的考释。本章以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中东巴文的文字分类为分类标准,一共考释了243个竹书字形,尽可能全面地考释各字形的造字方式,并对考释中所运用的方法作了说明与研究。

第三章为竹书文字符号与傈僳语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本章分析了傈僳语的语言特征,首次整理了《识字课本》中竹书字形所对应的傈僳语的音节,阐述了竹书可以完全记录傈僳语的所有音节,因此它是一种音节文字。

第四章为竹书自造字研究。竹书的自造字主要包括象形、指事和会意。文中分别对这几种造字方法作了分析。基本结论为:1.竹书的象形字的抽象化程度较高,其文字从创制之初就已基本达到了笔画线条化的程度。2.竹书的指事字字数较多,指事字的类型繁多,可以分为

纯符号指事字和加符号指事字两类。纯符号指事字又可以细分为独体纯符号指事字和合体纯符号指事字两种。加符号指事字可根据字形的结构情况细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形字+抽象符号指事字,另一种是会意字+抽象符号指事字。3.竹书的会意字分为以下几种:象形+象形、象形+不定物、象形+指事字。4.竹书的造字过程是一个抽象化的飞跃过程,它没有经过象形符号→象形抽象符号→抽象符号的漫长过程,绝大多数字形在造字之初就直接采用了抽象符号来表意和表音。通过对竹书自造字的研究可知,竹书是一种具有表意功能的原始的音节文字。

第五章为竹书借源字研究。本章研究了竹书借源字的两大类型:借源复合字、借源字。其中借源复合字又可分为单纯借源复合字和加符号借源复合字两种。借源字又可分为单纯借源字和变形借源字。借源字的研究证明了竹书是采用汉字的符号体态同时又仿照纳西哥巴文音节文字一个字记录一个音节的特征,并借用少数汉字和哥巴文的一种民族自创文字。

第六章为竹书异体字研究。竹书的同音字就是异体字。竹书的异体字和汉字的异体字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它不是人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并使用不同材料而引发的不同造字构思造成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在纳西文化、汉字文化影响下的独创结果,它带有时代、地域和多元文化融和的个性特征。竹书造字取象的多样性是造成竹书异体字的根本原因。种类繁多的异体字,对竹书造字时代的文化具有镜像作用和确证功能。竹书异体字的存在,说明了竹书是一种不完备、不成熟的音节文字。

结语部分对竹书的性质特征作了总结。

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继语言产生之后的又一个划时代里程碑。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原始阶段跨入了文明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字从使语言留于异代、传至异地到人类凭借文字推古研今,利用文本进行文化的高度传承和思维的高层次展开,人类对文字重要功能的认识又进一步地深化了。

然而,功能的利用与开发是一回事,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又是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文字的研究难免有些功利的意味:当文字在当今互联网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时,我们对它的历史研究却相对滞后。宏观上说,至少对文字的发生问题我们还很难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微观上说,对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字的发生与个性,尤其是每一个字的来源,往往留于一知半解或惑于"一题多解"。由此可知,时至今日,文字学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如文字的发生)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如一些鲜为人关注的民族文字的研究),愈来愈显得亟待展开。而上述两者之间其实本来就存在着互相支持的关系。具体来说,个例研究往往是宏观研究的出发点,而宏观研究又是微观研究的指导。就本书将论及者而言,本书的主要材料对象——傈僳族竹书,就是对整个文字史和文字理论的有力补充,尤其是在文字发生史研究方面。而我们的研究,又必须在文字史的背景下和文字理论的指导下方能得以顺利展开。

仅以傈僳族竹书对文字起源研究的价值为例,我们的研究就显得极有必要。关于文字的起源,至今的研究者多半认为,文字是集体的创造物。因此,《世本》所记"仓颉造字"和《淮南子》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说法,世人多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仓颉至多是一个

文字的搜集者和整理者。郭沫若说"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择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①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对文字发生认识上的主流观念。纵观古今中外人类文字发生的种类和形式之历史，也确实鲜有个人创造文字的特殊个例。但是，就在距今不到一百年的我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傈僳族中，却有一位奇人独自创造了其民族的一种文字，从而就创造了人类文字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本书将是对这种傈僳族文字进行较全面考释和性质研究的一次尝试。

第一节 竹书文字的概况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富矿区。由于历史、人文地理和语言的内部差别等原因，该省的25个少数民族中，有14个少数民族约使用过40种民族文字(包括各种宗教、区域性文字和新老文字)。而傈僳族的竹书文字是其中少有的、真正堪称"云南本土文字"的文字之一。

傈僳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傈僳语有三个方言，方言内部差异不大，可以互相通话。方言间通话困难。由于历史的原因，傈僳族使用以下四种文字：1. 大写拉丁字母傈僳文(由缅甸克伦族讲道者塞耶巴多采用正反颠倒形式的大写拉丁字母，于20世纪初以缅甸北部曼坎一带傈僳话为基础创制的，后来英国传教士 J. O. Franzer 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文字，解放前主要应用于宗教生活，现在通常称为"老傈僳文")；2. "格框式"傈僳文(于1913年由英国传教士王慧仁根据云南武定县滔谷村的傈僳语言为基础创制的文字)；3. 傈僳族竹书(即音节傈僳文)；4. 新傈僳文(20世纪50年代初由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并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4页。

使用)。

20 世纪初,傈僳族还处于使用刻木、结绳记事的状态,竹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云南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乡岩瓦洛村,一位名叫汪忍波(也有写成哇忍波的,$\eta ua^{55} ze^{33} bo^{44}$,竹书写作[illegible],1900—1965)的傈僳族农民于20 世纪 20 年代为了解除刻木、结绳记事的不便而创制了竹书文字。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划在竹片上,傈僳语叫“吗当同鹅”($ma^{44} da^{33} tho^{31} ɣɯ^{31}$),汉语译为“竹书”。本文选用“竹书”为名,在于忠实于创字之初的文字名称,突出其书写材料和文字的特殊性,便于同正反颠倒的大写拉丁字母傈僳文、“格框式”傈僳文相区别。

竹书的创制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据有关材料记载,1922 年 8 月汪忍波开始了竹书的创造。起初的文字大多刻写在硬石板上,一共有 87 个字形,其中相同的字形有 54 个,不同的字形有 33 个,多为结构比较简单的符号。① 但这些写了字的石板现已荡然无存。汪忍波在用竹书撰写的《自传》里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傈僳族没有文字。后来传说曾有过獐皮文字,又说獐皮被狗吃掉了。其实是官家不让我们有文字,怕傈僳人有了文字,掌握了文化会掌权,就把世世代代没有文字的原因推在狗上。汉族、藏族、纳西族用文字记事,而傈僳族记事在木头上,过了两代、三代,是的也说不是,不是的也会说是,一两可以说成十两,也可算作一百两。有争论的时候,往往被会骗的人取胜,总是傈僳族遭罪了,成了官家富人的牛马,所以我才萌生了创造文字的念头。……整天地刻刻划划,后来无意中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划成了几个像字的符号,就这样,天天划个不停,竹片越划越多,就改用笔写,后来一共写了十二本。庄稼人没有时间学那么多,就把它写成一本《字谱》。”②尽管汪忍波是师从纳西东巴学成的多巴(即东巴。多巴和尼

---

①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祭天古歌》,原唱:哇忍波。补遗唱述:光那巴。搜集译注:木玉璋、汉刚、余宏德。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3 页。

扒都是傈僳族的巫师，尼扒不必从师学习，只能搞一些祭神驱鬼之类的活动)，是当地祭天仪式的第 20 代主持人。可他是一个普通的傈僳族农民，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亲身饱尝了没有文字之苦，于是立志创制本民族的文字。

汪忍波用自己创制的文字编写了《识字课本》(也叫《读本》，乂亖爪 $so^{44}tho^{33}ɣɯ^{31}$)，并在傈僳族民众中推广识字。凡是来学习的人都能得到一本出自汪忍波抄写的识字课本，而且汪忍波本人还到过福贡县教授这种文字。根据现有数据的记载，解放初当地就有 1000 多人掌握了这种文字。到 20 世纪 50 年代，会诵读《识字课本》的群众还很多，有的老人达到了精通的地步。到 80 年代时，这种文字已经流传至维西县城北、怒江、碧罗雪山以东、金沙江以西的澜沧江东侧、三江并流纵谷地带的巴迪、叶枝、康普及白济讯等一些地方。竹书材料虽经多年收集、整理，但多数散落在个别学者或竹书爱好者手中，当地的文化馆都无存档材料。至于精通竹书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起初，文字的读写顺序是从左往右竖行读写，现在也有横行书写或排版的(如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傈僳音节文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竹书文字书写时不分段、不提行，从头至尾一气写下去。它不用任何标点符号，读时根据文章的具体意义停顿。在这些书中，除了《识字课本》和《汪忍波自传》是汪忍波本人撰写的以外，其余的均是一代一代地口头流传下来的古歌与古诗。汪忍波经近十年努力，用自己创造出的竹书文字把这些诗歌记录下来并整理成册，可惜现在多数已散佚。

傈僳族竹书文字虽然创制时间较晚，可是它记录的却是傈僳族古老的民族文化。汪忍波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又是师从纳西东巴学成的多巴，还是当地祭天仪式的第 20 代主持。汪忍波的最大贡献就是用竹书文字记录了千百年来流传的傈僳族的文化。这些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面广，包括远古神话传说、占卜、历法、自然环境、物候、天象以及古人生产生活状貌等方面，这在其他傈僳族地区是极为罕见的。正是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填补了傈僳族文献的空白，

为后人进行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等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字材料。

第二节　竹书文字的材料

目前只保留下来一些写在白棉纸上的"经书"和写在松木板上的木板文书,以及刻为活字板的雕刻板文书。以下是几种文书的文献资料情况:①

一、写在白棉纸上的经书,长13公分,宽14公分。

1.《识字课本》,6册。

需要说明的是,经调查此课本体裁并不是"歌谣体",②而是一些零散的词、词组和句子,句与句之间并无太大的关联。如《识字课本》开头即为:"啊,天神想出了,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两只脚。回忆起那时的样子。冷啊,就躲起来了。清理干净捕鸟器。磕头。……"所以不妨说,《识字课本》就是竹书记录傈僳语语言的书面文字词汇表,仅是汪忍波为傈僳族民众识字之用而制作的。

2.《汪忍波自传》,散文,4册。

3.《故事书》(或称《合订本》,包括《创世纪》、《占卜书》),散文,1册。

4.《嘎玛巴的故事》(或称《大鹏鸟的死》、《寻水》、《雪奇》),散文,1册。

5.《孤儿和龙王公主》,散文,1册。

6.《骰子》,散文,1册。

7.《招魂》,散文,1册。

---

①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② 同上注。

8.《造太阳月亮》,五言诗,1 册。

9.《求雪》,五言诗,1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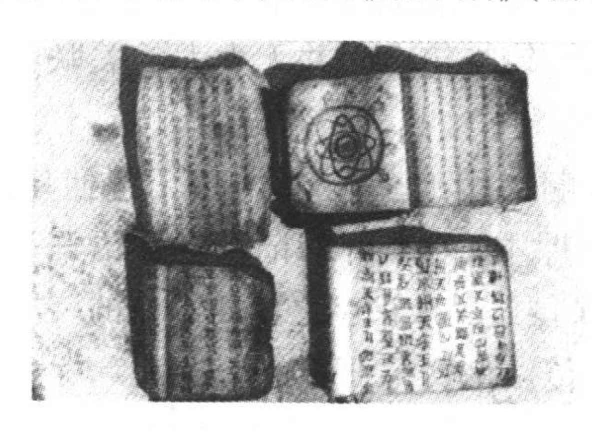
10.《晒盐》,五言诗,1 册。

11.《种树经》,五言诗,1 册。

二、雕刻板和木板文书

据说原来把《识字课本》全部刻成了雕板,但现仅存一块 13 公分的残片和《祝平安》(亦称《驱邪经》,长 36.5 公分,宽 11 公分)的刻板一块。

还有用毛笔写的木板文书,宽 8 公分,长 40 公分,共 11 块,内容是《祭天神经》的上部《驱邪经》和反映部落兼并的《打仗经》的提纲(即五言诗经中每行的头两个音节),以及《祭米斯》(宙神)的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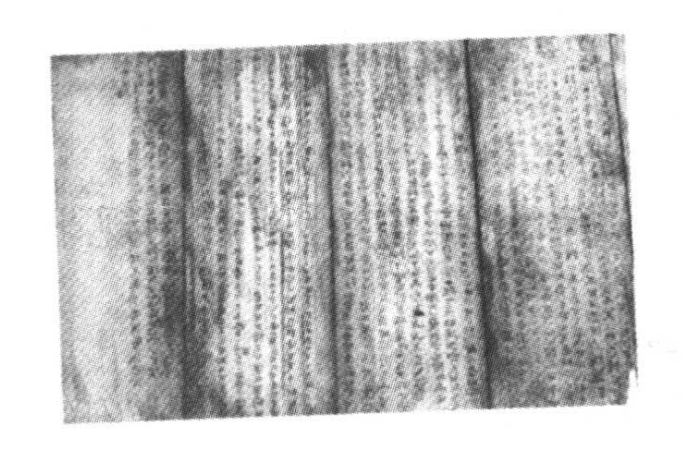


(白棉纸文献)



(文字印板)

目前《祭天神经》的全文是当年汪忍波的学生鱼亲龙老人吟述的。全文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是《驱邪经》,下部才是《祭天神经》,是竹书文字文献中的精华。以下是《祭天神经》的纲目:



（竹片经文）



（竹片经文）①

上部：

1.《晒盐》　2.《寻水经》　3.《寻寿经》
4.《养畜经》　5.《驱邪经》　6.《打仗经》
7.《米斯》（宙神）　8.《种树经》　9.《寻雪景》
10.《狩猎经》　11.《造纸经》　12.《造碗经》

下部：

1.《射太阳月亮》　2.《造太阳月亮》　3.《灭火经》
4.《羽化瞋目》　5.《接菩喇经》　6.《接财富》

① 4幅图片都源自《祭天古歌》中的插图。

7.《接胡种经》 **8**.《找矿、打铁、铸铧、开田、生产》

9.《祝平安》

第三节 竹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意义

一、竹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据我们所见,到目前为止,海外学者还不曾对竹书文字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调查研究,国内对这种文字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也是屈指可数。

首次向社会公开介绍竹书的是叶枝人李兆丰。他于1944年11月16日在昆明《正义报》上以《傈僳族两种文字》为题目发表了有关竹书文字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描述:"维西属岩瓦洛出了一个发明文字的傈僳人,名叫汪忍波(岩瓦洛位于澜沧江东侧,离维西县城70公里)……他天天画,三个月后创造出三百多个字了,民国17年(1929年,距文字创造6年),已经流行到了乡间","学习这种文字的已有千数人。他的读法由左到右,如读字典上的单字,没有成句成语,一字一音,只论同音、不论同意义","字的形体是仿汉字而来的"。这是第一次较为科学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竹书的创制过程、文字特点以及当时对竹书的推广情况。之后,张征东、和源盛等在调查傈僳族社会历史情况时,也搜集了一些有关竹书的资料,并写成《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一书。直到1986年5月才由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整理编辑出版了此书。这本书中记载了当时实地考察竹书文字的具体情况:"1945年10月24日,邀请维西叶枝乡岩瓦洛村哇士波(即汪忍波)","于十年前创造傈僳文字一种。其要则系将音同之字以同一形体表示,全部单字约计八百个。现县属之康普、叶枝两乡习之者渐多,唯哇士波因为普通之农民,故未能以全力从事此种文字推广,是目前各处识者合计三百人左右。"1954年,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傅懋勣在他们合著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之中对竹书作了"这是一种音节文字,没有字母,一个形体代表一个音节"的论断。此后,在学术论

著中或称“竹书”,或称“傈僳族音节文字”。从 1954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木玉璋、中央民族大学木顺江等先生开始了解傈僳族竹书文字。1982 年以后,木玉璋先生同中共维西县委宣传部、维西县人民政府文教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去汪忍波的家乡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到汪忍波在生前一共撰写了三十多部各种文体的书。此后,木玉璋、汉刚等先生整理、译注、出版了汪忍波的《祭天古歌》。段菊花(维西县傈僳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在《云南档案》(2002 年第 1 期)发表了名为《哇忍波的傈僳族音节文字》一文,仅用 1100 多字简要地介绍了竹书文字的情况。成为东在《中国民族》(2003 年第 8 期)发表的名为《三江并流地区的一个傈僳族村寨》一文中也简单地提及了竹书。高慧宜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上发表了《傈僳族竹书文字的异体字初探》的专题论文。另外,徐琳、欧盖子《傈僳语语法纲要》(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徐琳、木玉璋、盖兴之《傈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 · 卷五十九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 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等论著中也对竹书有详略各不相同的介绍。

由此可见,傈僳族竹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才引起国内学人的关注,但学术界还缺乏对竹书的系统性研究,竹书文字的奥秘及其意义、作用令人惋惜地被淹没在流逝的岁月中。汪忍波凭借个人力量分析傈僳族语言,准确地审音、辨音,区分了云南维西傈僳话中由声母、韵母和声调所构成的不同音节,创造了表示音节的文字符号,记录了傈僳族口耳相传的古歌、传说,为傈僳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语言文字史上的一个奇迹。可以说,现在我们对竹书的文字学意义上的研究刚刚起步,对于竹书创造者的情况了解还有待深入,尤其是对于竹书文字的造字理据与造字方式还得通过艰苦的逐字考释去发现。而惟有在以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真正对竹书的性质作出科学的解释。

二、本书研究的意义

一般而言,具有表意性质的文字的创制,往往是数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个人创造文字也仅局限于现代拼音文字的创制。竹书文字是个人独立创制的原始音节文字,800多个字形在文献中起记音的作用,完全能承担记录傈僳语所有音节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字的记意功能。竹书音节文字的个人独创性的研究,对文字发生学的理论就是极好的补充。竹书的个人独创性,竹书文字的不成熟性,尤其是竹书造字方法的独特性(竹书文字中既有自造字,又有借源字且为多种字源的借用,还有自造加借源的复合字),为文字学史增添了别具特色的一环,为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罕见的特例。因此,对竹书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文字学史、普通文字学以及比较文字学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其次,竹书中的异体字也极有特点,对异体字的观察是从共时平面出发的,它的研究将会丰富各种文字的异体字的研究并拓展异体字研究的视野。

此外,对竹书文字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总结其文字的造字方法,了解造字者的造字心理,分析、归纳字形与语言音节对应的内在规律,寻求文字字形的本义并筛选异体字形,实现相关竹书字库与数据库及电子辞典的建立,对今后民族文献数据的进一步整理、出版、发行,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对竹书的研究是对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填补一项空白的尝试。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一、研究的思路

1. 本书主要以汪忍波编撰的《识字课本》为基础研究材料,以笔者在云南维西县调查、收集、掌握的第一手相关文字资料为补充。

2. 运用传统汉字“六书”理论,以普通文字学、比较文字学、历史

比较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从《识字课本》入手,以同源词的语音为出发点,尽可能多地探究文字字形的本义。运用归纳分析法研究竹书的造字方法,并与相关文字进行比较,归纳分析竹书文字的象形、指事和会意几种造字方法。

3. 借助现代化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在研究工作开展的同时建立一个傈僳族竹书文字数据库与电子辞典,同时反过来借助充分全面的数据和便捷查询的电子辞典帮助研究,使研究更精确并更具说服力。

二、本书研究的框架

本书通过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竹书文字的概况,文字的创制、收集、整理,竹书文字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及意义,根据研究思路再把本书分为五章对竹书进行文字学角度的研究。

第二章是对竹书文字的考释。这一章是全文的基础。这章的主要内容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考释出竹书字形的本义,为后续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文字材料。然后对傈僳族竹书的考释方法进行总结。文字的考释历来为文字学学者所重视,汉字的考释虽有一定的理论可遵循,但对少数民族文字的考释方法目前尚未形成一种定式。本章试图通过对竹书字形的考释,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文字考释方法,有助于对未考释的字形的考释,同时也尽可能为笔者及后人对未考释字形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第三章是竹书文字与傈僳语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的研究。文字的功能就是记录语言,但不同的文字在记录语言时又各有其特殊性。在这一章里,笔者首次整理了《识字课本》中竹书字形所对应的傈僳语的音节,为进一步认识竹书打下了基础。对竹书记录傈僳语的特殊性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竹书文字的性质并丰富普通文字学的理论。

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关于竹书文字的理据研究。这一工作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对竹书中自造字和借源字理据的彻底分析,总结竹书的造字方式和借字特征,为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提供一种崭新的文字素材,为其他民族文字的文字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六章是对竹书异体字的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发现竹书异体字不同于汉字异体字的特殊性。竹书文字造字取象的不同和用字趋向的各异,为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提供丰富的文字题材。

在各章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作出了一些关于竹书这种独特文字的客观性结论。

第二章　竹书文字的考释

笔者主要依据《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提供的竹书《识字课本》1250个字形，通过2004年8月到云南省维西县进行的实地调查，在傈僳族汉刚老师（他曾经与木玉璋先生合作完成了《祭天古歌》的翻译整理）的全力支持下，参阅实物资料，对竹书文字本义进行了考释。考释的目的主要在于尽量多地弄清竹书字形的本义及其造字理据，从而对竹书文字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

第一节　考　释

每一字皆仿照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中的十八类属进行分类。因所考释出来的竹书字形尚无服饰之属和古人名号，所以只有十六类属。

每一字考释的格式是：第一行字号、字形、读音、汉义；第二行是对该字的考释。

一、天象之属

1. [illegible]，wa^{31}，雪。

借源字。哥巴文有一字“[illegible]”，意为“洁白、最白的”（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75页），竹书[illegible]应为假借哥巴文字形后再增加笔画构成。

2. [illegible]，wa^{31}，雪。

指事字。一横表示天，竹书符号[illegible]表示“冷”，此字表示“雪”之意。

3. [illegible]，gua^{44}，降。

指事字。从人从[illegible]。以[illegible]指代从上往下的“下降”。这里的人应

是指房顶，因为竹书字[illegible]表示“屋顶”之意。

4. 大，gua^{44}，降、下。

借源字。来源于汉字“大”，表示“下大雪”。此字和[illegible][gua^{44}]互为异体字。

[illegible]大 wa^{31}gua^{44}为“下雪”之意。

5. [illegible]，sɛ^{42}，气。

指事字。从[illegible]从[illegible]，[illegible]省形。符号[illegible]表示蒸汽上升的样子。符号[illegible]意为“雨，雨省形”。

6. [illegible]，zɛ^{44}，雨。

会意字。从[illegible]从[illegible]。一横表示天，由天而降的水为“雨”。

二、地理之属

7. [illegible]，de^{44}，场（地）。

借源字。哥巴文中有字“[illegible]”读[dy^{31}]，意为“地”或“坝子”（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96页），[illegible]应是这两个字形的变形。

[illegible][illegible] wa^{42}de^{44}为“大坝子”之意。

8. 人，tsø^{44}，交叉处、岔口。

指事字。撇捺相交以示交叉口。

[illegible]人 sø^{35}tsø^{44}为“扫帚”之意。

9. [illegible]，lo^{44}，山。

指事字。上部[illegible]为山的形状，下部=表示数量多的意思。

10. [illegible]，ɣa^{55}，①大岩石。

象形字。以石头的许多层次来显示是大岩石。

11. [illegible]，tsi^{55}，（交）界。

指事字。以齿形状表示边界。

12. [illegible]，kha^{35}，村子。

借源字。借汉字“口”和“夫”复合出一个与原借源字意义有关的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ɯa^{55} 有误。

新字“村子”。

13. 𠔆,kha^{35},村子。

象形字。彝族和傈僳族等民族旧时遗留下来的村寨的寨门多为此种形状。其中符号) 虽表示“界限”之意,又和符号一连在一起表示寨门的门栓。此字形为“村子、村寨”。

14. T,ʐi^{44},水。

借源字。哥巴文T[tso^{55}],意为“搭(桥)”(方国瑜《纳西东巴象形文字谱》第456页)。旧时汪忍波所居地区习惯用竹子或挖空的木头做槽,再搭成T形状来引水,故而借“T”为“水”。

15. 孑,ni^{31},北、北方。

指事字。从T从一,T水形。符号7为“T”的变形,一指示水之尾。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129页字形〜,“水也,象泉源出水”。第141页字形⌒和第142页字形〜“北方也,从水省。滇康高原江河自北而南,上游为北,下游为南,故析水字上半为北字,下半为南字”。此考释与竹书字形意义并不矛盾。维西地处三江并流地带,长江在此掉头向北而流,因而“水之尾”应为“北方”。可见,汪忍波造“水”字是取象于长江的流向。由此而知,傈僳族和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方位取象多源于河流之走向。

16. 马,khu^{44}洞。

指事字。以フ前有ㅁ表示口为“洞”之意。

⊥马 ze^{44}khu^{44}意为“柱子”。

17. 卌(,ba^{31},侧边。

借源字。从卌从(。符号(意为“界限”,卌来源于汉字“册”,在界限的一边为“侧边”。借汉字的形来表傈僳语的意义,但造字者不能区别“侧”与“册”,由此也可说明造字者并不真正懂汉字。

18. 㔾,ɤɯ^{44},①左、左倾。

指事字。从⌐从⊥。符号⊥表示支柱,支柱上有物,符号⌐表示倾

---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ɯe^{44} 有误。

斜于左边。

兖亚 sɛ^{44} ɣɯ^{44} 意为“火把节”。

三、植物之属

19. 兂，li^{35}，芽。

借源字。从儿从一。符号儿借汉字“儿”的形义，一横表示地面，兀表示地面下的种子，ᅲ为发出的“芽”。整个字形表现了种子发芽的一个动态过程。

20. XJ，ka^{55}，竹条，枝。

指事字。编制竹制器物时竹条总是以交叉形状进行编织变化，右边符号J为竹子弯折状。左边字形X（意为“在这”）。旁边的·指示竹条的穿插处。

21. 肓，phia^{31}，叶子。

象形字。象一叶子之形。

22. 㣺，vu^{44}，①花。

象形字。象花之形。

23. 㲾，gua^{31}，荞。

象形字。象荞之形。

24. 㔔，bi^{42}，再生芋头。

会意字。以符号Z表示芋头。留作种的芋头，第二年可再生出新的芋头来。

25. 丆，ʃi^{55}，种子。

指事字。能从地下发芽长出来的是为“种子”。

26. ШΙ，pu^{44}，黄瓜。

象形字。以黄瓜挂在藤上的样子指代“黄瓜”。

27. 凤，ɣo^{42}，②菜。

---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wi^{44} 有误。

②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wo^{31} 有误。

象形字。象青菜倒置之形状。

凡弄 ɣo^{31}phia^{31}是合成词，义与凡同。

28. ⺃二，ʃua^{44}，麦子。

象形字。像麦子之形。

29. 三，zu^{44}，大麦，青稞。

象形字。像麦穗之形。

30. 非，dzi^{33}，树。

象形字。符号丰、E似树干，两两相连表示"树木"之意。

来屏非 sɯ^{31}tʃua^{55}dzi^{33}意为"李子树"。

31. 丛，tɕi^{55}，槭树。

象形字。以槭树的枝繁叶茂表示"槭树"之意。

32. Wf，pɛ^{42}，桔子。

借源字。哥巴文中有字形W[mi^{31}]，表示"桔子"，此字形应是对哥巴文字形的变易而成。

乃Wf mi^{55}pɛ^{42}意为"半边桔"（一种桔子名）。

33. 飞，ʃo^{35}，松树。

象形字。以两斜线指代云南特有的云南松树的松枝状。以局部代表整体。

飞兜几 ʃo^{35}mi^{42}ni^{31}，意为"红豆杉"（傈僳族崇尚红豆杉，称其为鬼树、神树）。

34. 团，tʃi^{44}，根。

会意字。埋于地下之物，且上面多有须茎表示根。

四、飞禽之属

35. 古，dzø^{33}，鹰。

象形字。象鹰之形。

36. 北，nia^{35}，鸟。

象形字。字形羽（参见71）意为"展开（翅膀）、舒展"，此字形有所改变，意为"鸟"。

37. 丐，ɣa^{44}，①鸡。

借源字。以符号ㄗ表示鸡颈，符号卄表示鸡冠，鸡颈上长鸡冠来指代鸡。哥巴文有字形丐 kua^{55} 意为“卜卦”（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414页），即以鸡骨来占卜吉凶的“鸡卦”。

38. 兀，hɛ^{35}，鼠。

象形字。象老鼠之形。

五、走兽之属

39. 龙，la^{44}，獐。

象形字。象獐子之形。

40. 尹，tʃhi^{44}，麂子。

象形字。上部以示麂角，下部为麂的细而高的身体特征。

41. 羊，se^{44}，羚羊。

借源字。借汉字“羊”形。从“羊”易形。

42. 兕，pa^{55}，公（猪）、种（猪）。

象形字。象猪之形但字形已抽象化。

飞兕 ʐɛ^{44}pa^{55}意为“种猪”。

43. 羌，mo^{55}，马。

象形字。象马之形，尤其突出马的耳朵。

44. 兄，ȵi^{31}，牛。

象形字。以口来表示牛头的宽大特征，以乂来表示牛角。

犬兄 ɛ^{55}ȵi^{31}意为“牛”。

45. 𠀋，khɯ^{31}，狗。

借源字。符号（表示界限，ㅁ为“口”或“嘴”之意，主借汉字“主”，为“主人”之意。在一定的范围内用嘴来保护主人或主人之物者为“狗”也。

---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wa^{44} 有误。

六、虫鱼之属

46. 𠀀,bia^{31},蜂。

象形字。象蜜蜂后俯视之形。突出蜂的细腰特征。

47. 芵,xɯ^{44},虱子。

会意字。细细的两横表示人的头发,字形兀意为“老鼠”。由于卫生条件艰苦,边远山区缺水,当地居民洗浴困难,头发中常常滋生“虱子”。

七、人称之属

48. 7,ŋa^{44},我。

借源字。哥巴文中“我”为“亻”,音为 ŋə^{31}(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 424 页),此字形当来源于哥巴文。

49. 亣,ʒo^{31},咱们。

指事字。以三竖表示你、我、他,合并为“咱们”之意。

50. 爪,mo^{42},老人。

指事字。以地里不能发芽状比喻老人。

51. 夫,za^{31},(昵称)男人。

借源字。借汉字“夫”,并对字形稍加改变。

52. rfa,mi^{55},女人。

会意字。象交媾状。

53. 皿,mɛ^{42},军队、部队。

指事字。以整齐的方框表示广场、操场,彡表示列队,二者相合来指代军队、部队。

54. X,tɛ^{42},反身代词,自己或这里。

借源字。哥巴文有字形 X[ȵy^{33}]表示反身代词“自己”(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 438 页)。此字形为假借哥巴文字形的形和义。

55. ʅʃ,tsho^{44},人。

象形字。其取像依据为:能开口为人,不能开口几为鬼。

八、人事之属

56. 丠,ti^{55},舂。

指事字。此为舂臼的形状,· 为扶手,⁄ 为脚踩的地方;右一竖指代舂碓的方向。现此种舂臼在云南傈僳族、彝族等地区依旧使用。

57. 吕,pia^{44},躲藏。

会意字。以丅藏在一壶状器物内以示“躲藏”义。

58. 爿(,so^{44},扣(衣服)。

指事字。以左右两边的) 和 (表示衣服的两襟,被 二 相连,表示“扣(衣服)”之意。又,李霖灿《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130 页字形中,)(为“打开”之意。再,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333 页 1178 字形)(为“分也,物分之貌”;由此,用 二 相连也可考释出“扣”之意。这是借东巴文字形成后经过增加符号而成的竹书文字。

))爿(a^{55}so^{44}为“刚才”之意。

59. 囚,do^{44},出来。

借源字。此字借用汉字“囚”的字形。竹书中有字形人[tsø^{44}],意为“交叉”;而囚中的人应是“人”之意,此字形表示人在方框中以示想要出来。如:几囚 ni^{31}do^{44}意为“鬼出来”;꒒囚 na^{33}do^{44}意为“传染病流传开来”。

60. 刈,kɯ^{44},放置。

指事字。用刈表示放置的地方。

61. 丂,lɯ^{33},蛇蜕。

指事字。以コ指代卷起的蛇蜕。

刈丂 kɯ^{44}lɯ^{33}为(卷着叶子的)竹子。

62. 朋,dʒua^{33},帮助。

借源字。借汉字“朋”后再加笔画。“朋友”之义的引申,表示“帮助”之意。

63. 𠃊/,tshe^{35},折、断。

会意字。参见字形 ㅁㅁ(64),用 ㅁ 表示 ㅁ 已断;又参见字形 ヨ/(127),以_/表示“地方”,上一物似为木桩做标记,指示“这个地方”,而

上部的𠄌表示已为断缺物，以此来表示"折、断"之意。

64. 卯，kho^{35}，折断、掰断。

会意字。用⺊表示𠄌已断。

65. 㒸，ŋo^{44}，钩、挂。

会意字。东巴文有𠆢，意为"戳"，"从脚从刺，刺戳足底也"（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254页）。所以，竹书字形的上部正符合纳西东巴文之意，亦有"刺、钩、挂"之意；而下部的六加强了"挂"的意思。

66. 凫，pho^{35}，翻。

指事字。乛为农具镰刀或锄头，表示在地里凡翻挖不定物？。

67. 兼，kho^{35}，紧挨着。

会意字。凡意为"扣（衣服）"；二把两衣襟拉拢，左右两个∨紧贴在衣襟边，所以此字形为"紧挨着"之意。

68. 兴，tʃi^{42}，变化。

指事字。借左右不对称之形以示"变化"之意。

69. 芀，na^{44}，病。

指事字。癿（见20）意为"芽"。而本字形以一边为丿形状来表示芽不能生长即为"病"。

70. 卄，ŋo^{55}，安装、固定。

借源字。哥巴文中有卄［pɯ^{55}］表示"钉子"之意（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72页）。此竹书字形系借哥巴文字形表相关的"安装、固定"之意。

71. 羽，phi^{31}，展开（翅膀）、舒展。

借源字。借汉字"羽"，长长的下部表示鸟儿舒展翅膀。

刅羽 tsa^{55}phi^{31}意为（木）锅铲。

72. 氿，lø^{42}，钻。

指事字。以人钻通某物为"钻"。东巴文有⊸，"钻也，从锥钻木"，又有⊶，"刺穿也，从锥刺物。又作𠂆，从刺穿物"（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296页）与此同理。

73. 邠，lø^{35}，（钻）过去。

指事字。以深入两个之间来表示“(钻)过去”。

mo^{42}tø^{35}lø^{35}为一种草名。

74. ,lo^{42},溜。

指事字。)(有“打开”、“分开”之意,符号从分开的通道或缝隙中过,以此表示“溜”。

75. ,ɤɯ^{33},①附。

指事字。以两个紧挨中线为“附”之意。

lo^{44}ɤɯ^{33}为一种打牲口的器具。

76. ,pu^{55},蒸(馏)。

借源字。借哥巴文的“发酵”之意,(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73页)后并稍加变化,用表示蒸汽从中出来。

mia^{31}pu^{55}为“箭包”之意。

77. ,dø^{42},结(果子)。

会意字。从从,表示果,表示枝子,以枝上有果表示“结”。

78. ,tʃhia^{31},横劈、砍。

指事字。以横竖相劈的刀的运动轨迹分两次把物体一分为二。

79. ,tɕhi^{42},(用刀)切。

会意字。左边上为“口”以示“嘴”,下为片状的刀切物,右边符号表示象擦火柴一样的用刀方式。

80. ,tʃi^{55},点(燃)。

指事字。符号为烟锅状,用表示点燃的部位。

ba^{31}mi^{44}tʃʅ^{55}意为“点油灯”。

81. ,tʃhi^{42},抽(烟)。

指事字。(意为“点烟”)(参见80),由此可知本字形为多次点烟,以此表示“抽(烟)”之意。

ʐɛ^{44}phia^{55}tʃhi^{42}意为“抽大烟”。

---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we^{33}有误。

82. ，to^{42}，说。

会意字。以人在屋子里站立着张嘴为“说”。

 wa^{55}la^{55}to^{42}意为“大声说”。

83. ，tsɛ^{35}，鸣。

指事字。为“头”之意。上边一竖是指事符号为“声音”。张开嘴但发出很细的声音为“鸣”。

84. ，go^{33}，拾（麦穗）、拣。

指事字。从从从，省形。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112页东巴文有“”表示“地面”，竹书中也表示“地上”，字形表示“麦子”，字形表示“这里”，用和表示“这里的地面上的麦子”，因而要“拾、拣”。

85. ，ɣɯ^{31}，①绕（路）。

借源字。哥巴文、和都表示“绕路”之意（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428页）。此字形应为借哥巴文后的变形，加指事符号，表从到走出了形，表示绕道、绕路。

86. ，ʃia^{44}，骑。

会意字。为“马”（见43），字形为“走”（见74），似为字形的变形，符号代表马蹄，合为“骑”之意。

87. ，tho^{55}，熏。

指事字。表示从器皿中不断冒出的气，以此表示“熏”之意。木玉璋先生也曾注释此字为“熏”。

88. ，ga^{44}，上（横杆）。

指事字。表示地面，地面上有支柱，支柱上置放了，以此表示“上”的意思。

89. ，li^{44}，（摇）动、晃动。

指事字。竹书中符号多表示器皿，以表示动态中的液体。

90. ，dzo^{33}，粘（在一起）。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we^{31} 有误。

指事字。丫字形为“晃动”，= 表示动态。以此为参照，本字形中的X表示粘在一起，不会动。

91．凹，ŋa^{55}，撬。

指事字。中间作一凹形，以示撬的地方。

92．鼠，khɯ^{35}，砍（树）。

会意字。乁为斧头状，下有两不定物，会出“砍（树）”之意。

93．凨，phø^{42}，开（口子）。

指事字。几上露出缝隙以示“开（口子）”。

94．丬(，mɯ^{33}，（羊）叫、（虎）啸。

指事字。部件（似为张大口之形。

95．畐，ho^{35}，戴（帽子）。

会意字。以田地上有一遮阳表示“戴（帽子）”之意。

Ω 弓 畐 o^{55}tʃho^{31}ho^{35}意为“戴帽子”。

96．凧，mo^{55}，出现。

指事字。从几里冒出来表示“出现”之意。

垂 干 凧 hɛ^{35}mɛ^{55}mo^{55}意为“出现讨饭人了”。

97．计，dze^{31}，（被鼠）啃。

会意字。∨器皿上的⁊表示封口或捆系之物，下端却有洞，意为“（被鼠）啃”。

98．亍，fu^{44}，放下。

指事字。以丁所在位置表示“放下”之意。

歹 亍 ɣa^{44}fu^{44}意为“下蛋”。

99．尕，xo^{55}，倒（出来）。

会意字。以∽从器皿∨中洒出表示“倒（出来）”之意。

100．凩，tsi^{44}，遇。

指事字。竹书中)（为“分”，)（中有一横则为连接，且两物在连接处相遇。

101．戸，ʑi^{42}，醉。

指事字。象酒满溢出之状。

102. 㞏,dɯ^{44},宰、砍。

会意字。以㞢为刀具之形,砍出乇形。

103. 𝒰,pu^{35},搓、揉。

指事字。以彡之形表示在器皿中揉的动作。

104. 㔾,sɯ^{31},升起。

指事字。以地面冒出‹ ›为“升起”之意。

王罡㔾 sa^{44}tha^{31}sɯ^{31}意为“启明星升起”。

105. ⊠,bo^{31},聋。

指事字。X表示不能,口有“皮”之意(参见170),包住不能听为“聋”。

但⊠仌 bo^{31}lo^{42}意为“蚂蚁”。

106. 風,pia^{35},隐蔽、潜伏。

会意字。凨(参见93)意为“开(口子)”,从一裂口进去,且还藏于地下,以此表“隐蔽、潜伏”之意。

107. ?/,phu^{35}①,膨胀。

指事字。以左边𝒪的形状与右边/的形状相比,表示“膨胀”之意。

108. 闵,hu^{33},生育、养。

指事字。闲(参见52)意为“女人”,以女阴孕物为“生育、养”之意。

109. ZZ,xua^{33},找。

指事字。以两个Z来表示来回找,象找来找去的过程。

110. 有,tʃhua^{44},遮、挡。

会意字。左边-和右边-表示“眼睛”,符号目表示物体,中间/遮住左眼,只有右眼可视物体。

111. 爪,sa^{31},作记号。

指事字。在丫两边刻画表示“作记号”。

112. 㞢,pe^{44},焊补。

会意字。𝒰为器皿,器皿有裂缝,不能成为一体,裂缝下还有泄漏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phi^{35}有误。

物，此器皿需“焊补”。

113. 燚，ʃi^{44}，死。

会意字。调查中得知：傈僳族蜂氏的坟墓用木板遮挡，余氏的坟墓用竹子遮挡成燚状，以此来指代“死”。

114. 𠃍，to^{44}，回音。

指事字。𠃍为“地方”或“角落”之意，ɔ与ㄴ以一线相隔表示不同的声音，一为原声，一为回声。

115. 𠂡，phɯ^{33}，解（绳子）。

指事字。力（参见213）为“交叉”之意，本字形用✓指示解开之关键。

116. 𣲰，tse^{35}，滤。

会意字。丅为水，ww表示冲刷，然后渗入地下Π，表示“过滤”。

117. 羊口(，ka^{44}，圈牧。

借源字。调查中获悉：傈僳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夏季把牛圈放在山上，到庄稼收割后再赶回家来。羊借汉字“羊”表示牲口，Π借汉字“口”表示“用嘴吃”，(表示圈放或遮拦牲畜的地方。

118. 不，gu^{44}，校准、修正。

指事字。下（见145）意为“箭”，左右两边各有 ノ和 ㇏表示对称，以此来达到“校准”的目的。

119. 𠂤，thu^{44}，打孔、捅。

会意字。‖为打孔的工具，O为打出的圆孔。

120. 伞，kho^{35}，撑（伞）。

会意字。丄（参见193）为“支柱”，仐为伞状。

121. 𠙽，ʒo^{35}，长（大）。

指事字。一横代表地面，地面上已冒出冂，而且还两面有㇏和ノ以示“长”。

122. 孖，ga^{42}，追赶。

指事字。两个 了 并排，以两条奔跑的路径，来象征竞争追逐之意。

123. 弖，tsi^{33}，藏。

指事字。以“ - ”封闭于一框中为“藏”。

124. 乇，ɣɯ^{42}，割(麦)。

会意字。符号乚表示镰刀，三表示"大麦"，)二表示"麦子"，以镰刀割一排排的麦子，旁边还掉下两麦粒。以此形来表示"割(麦)"之意。

125. 关，dɯ^{31}，夯(实)。

指事字。左右往下均衡用力为"夯"。

126. 非，go^{31}，送给、给。

会意字。ㄱ|(参见168)意为"肚子"，|为人的身体，ㄱ为凸出的"肚子"部分，左边的ㄱ中有物如ㄋ，右边的肚中匚就只有空肚皮。以此表需要"送给"。这体现了造字人希望人人平等的心理。

127. 三/，ta^{55}，放。

指事字。一层一层整齐地把不定物置于ノ这个地方。

128. 米，nio^{35}，夹(住)。

象形字。傈僳族有一种竹钳子就为此字形状，可用来捕捉鳝鱼。现在有的人家的火钳依然为此形状。

129. 兀，sɛ^{55}，活。

会意字。兀中ㄱㄏ表示地面冒出的"芽"，继续发芽长大为"活"之意。

130. 乂，sɛ^{42}，力气、劲。

会意字。丄意为"支柱"，支柱上有物乂，表示"力气"。

131. 口，ɳi^{44}，压。

会意字。口为"皮"(见170)，字形丁(见15)为"水"，水围在皮中为"压"。

132. 兀/，khua^{44}，播撒。

会意字。字形兀(见20)兀下表示地面下的种子，旁边还有丶代表零星种子(切字形)，ノ为"地方"之意，整个字形构成"播撒"。

133. 王/，ɣø^{33}，①聚集。

指事字。许多小横线王指代不定物，汇集于ノ这个地方。

文罗王/ bia^{31} ʒo^{31} ɣø^{33}意为"一窝蜂"。

---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wø^{33}有误。

134. ，dzu^{44}，（突然）冒出来。

指事字。从这种状态变为，以此指代“（突然）冒出”之意。

135. ，ta^{44}，加、增加。

指事字。以一点代表“增加”之意。

136. ，tshɛ^{55}，砌。

指事字。)(为“分”，为砌的工具，表示砌的方式。

137. ，tø^{35}，包（东西）。

会意字。层层包围一物。以此表示“包（东西）”。

138. ，ŋo^{44}，挖。

指事字。在田里挖地播种，又一个点字素的用法实例。以此表示“挖”。

139. ，ʒi^{31}，捞（油锅）。

会意字。符号意为“支架”，上架着锅，为物体，被手捞出来。傈僳族有靠捞油锅来解决民族内部争端的习俗。

 ʐɛ^{42}ʒɿ^{31}pha^{31}意为“外国人”。

140. ，xua^{55}，难。

指事字。在两物之间弯曲行进，为“难”。

141. ，thɛ^{31}，楔（进）、敲（进）、打（进）。

指事字。两物之间敲打一物进去，意为“楔（进）”。

142. ，dzɯ^{42}，编（席子）。

会意字。符号表示编之前几条竹篾的形状，表示打算编织器物的形状。

143. ，ba^{35}，削。

指事字。把物体周围修理得圆溜光滑即为“削”。

144. ，phø^{33}，扣。

指事字。一物镶入另一物之中为“扣”。

145. ，bu^{31}，拱（开）。

指事字。以和两个叉状物为器物，把推倒预定的方位。

146. ，thi^{44}，取代、替。

指事字。符号七上一横表示不够长或不好，用更长的物体来取代。以此表示“取代、替”。

147. 彐，$sø^{55}$，排水。

指事字。⌐代表地方，这个地方有水，把水引出为“排水”。

148. 卄，fu^{31}，吹火。

指事字。卄为一火塘状，中间━表示火，外面┃表示吹火筒。至今，还有傈僳族人家用竹筒作吹火筒。

149. 岿，$dzɯ^{31}$，骑（马）。

指事字。以岿为马鞍形，以此来指代骑马。

150. ⑨，$thø^{44}$，讲（话）。

象形字。借耳朵之义来指代（听人）讲话。

151. 釒，du^{55}，颤动。

指事字。以连续不断的釒表示颤动时的波纹。

152. 㔾，ka^{55}，刺、戳、扎。

指事字。卧（参见 79）意为“（用刀）切”，两字相比有相似之处。

153. 平，ka^{31}，（阻）拦、拦截。

会意字。用交叉的符号×（或许是竹栅栏）表示拦住水T。

154. 凿，kho^{44}，盛（水、汤）。

指事字。U表示容器，里面有卅，中表示“吮”，左右两个✝表示可以吮吸之物。

155. 合，$nɯ^{42}$，粘、贴。

借源字。借汉字“合”，以示“合拢”、“粘贴”之意。

156. 兆，pa^{44}，换。

指事字。与兆意为“长（大）”比较，右上角的╱已换了位置到右下角为↘，以示“交换”。

157. 乃，$ɣa^{42}$，①编（织）。

借源字。借哥巴文字形β（意为“纺锤”），表示“编织”。

---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ɯa^{42}$ 有误。

158. 𖿡,$pø^{44}$,堆(柴)。

指事字。傈僳族以柴为燃料,平日打来的柴,细树枝一捆捆扎好立在屋檐下,大的树干常劈成柴层层整齐地堆放成此字形。符号 ✝ 和 ⁊ 都表示被劈好了的柴,符号 一 表示堆放的层次。当地汉语也称"码柴"。

159. [字形],$kh\text{ɯ}^{42}$,升起。

会意字。[字形]为器皿,□为物体,被不定物托起。

160. [字形],a^{55},啊,词缀。

象形字。[字形]为鸡嘴之形,意为鸡张嘴打鸣。

161. [字形],a^{44},啊,词缀。

会意字。以[字形]中有口发声[字形]表"啊"音。

九、形体之属

162. [字形],o^{55},头。

象形字。用一圆形置于一横线上表示项上人头。

163. [字形],$sø^{31}$,指甲。

指事字。从几从[字形],几为手指形,[字形]为指甲。

164. [字形],$m\varepsilon^{33}$,背。

借源字。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80页有字形[字形][bv^{31}],意为"驼背",以[字形]表示背的部位。

165. [字形],$l\varepsilon^{31}$,手。

借源字。来源于汉字"手"。

166. [字形],$dø^{31}$,身体。

会意字。人表示屋顶,字形[字形]表示"蜕(皮)",在房屋里脱光衣物即剩"身体"。

[字形] $ko^{44}dø^{31}$ 意为"身体"。

167. [字形],ni^{35},心。

会意字。[字形]意为"肚子"(参见168),丨为人的身体,[字形]为凸出的"肚子"部分;又,傈僳族认为人心有两个,所以,此字形本义为"心"。

168.]|，hi^{42}，肚子。

指事字。| 为人的身体，] 为凸出的部分“肚子”。

169. ゑ，ʐi^{55}，肠。

象形字。象“肠”之形状。

170. 冂，dʒe^{44}，(动物的)皮。

象形字。包裹着身体的为皮。

十、饮食之属

171. 已，dza^{33}，饭。

指事字。以ㄷ为张开之嘴，= 从麦省。以此来喻“饭”。

172. 出，dza^{31}，吃。

指事字。以放入人之口为“吃”之意。

173. 冗，do^{44}，喝。

会意字。以一头开口的コ表示用来装液体的壶或瓶之类的器具。

174. 中，xɯ^{35}，吮。

指事字。通过一竖从口中吸吮。以此表“吮”之意。

十一、居住之属

175. 目，hi^{33}，房子。

象形字。像房屋土墙壁层层夯实之形。

176. 象，khɯ^{44}，窝。

象形字。树木之中的圆形物为“窝”。

光死象 nia^{35}we^{44}khɯ^{44}意为“鸟窝像花一样”。

177. 隻，to^{35}，(屋)顶。

象形字。目为“房子”供人居住，符号⌒下多为堆放物品的地方或关养牲畜之地，符号⌃突出表示屋顶。

178. 益，tsho^{31}，楼房。

借源字。此字形来源于纳西族的楼房建筑形状，音、义都是借东巴文。

179. ，nia^{35}，住。

会意字。意为“房子”，字形意为“箭”。箭放在屋里，箭不离人，暗示人“住”此。

180. ，bo^{35}，寝室。

指事字。维西县傈僳族的房屋建筑多为两层，卧房常在第二层。由字形来看，中间的为房屋的支柱，左边的表示上去寝室的楼梯，右边的为翘出的屋檐。

十二、器用之属

181. ，tsɯ^{35}，捕鸟的网。

象形字。傈僳族中多采用一网系于两树间或两根竹子间，摆弄成形，一为支撑网的杆子，来捕捉鸟。

wa^{33}tsɯ^{35}为一种竹子做的捕鸟器。

182. ，wa^{33}，圈套。

象形字。在调查中得知这是一种竹子做的捕鸟器，形状正如此字形。在竹书中，带有符号的字形往往是一种捕捉器具。

183. ，tho^{31}，书。

象形字。象竹片的竹书串在一起之形，而其中间两行…为字形的省略。东巴文也有此种“点字素”的造字法，例如：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33页1180字形，dzʅ^{33}“增也，从蕨，点示增多”；第290页931字形，“挤乳也，从乳从桶”；第290页929字形，“麦面也，象面粉”；等等。汪忍波师从东巴，当然可用此法来造傈僳族的文字。同时，此字也表示用来写字的一种专门的松木，这种松木木质松软，便于刻画和携带。现在维西县还保存着一些汪忍波用此种松木书写的竹书文献。

184. ，ŋo^{31}，筛子。

会意字。以筛子筛物时，上装物品、下为筛下之物的特征来指代“筛子”。

185. ，tʃhia^{55}，耳环。

会意字。以两个[illegible]表示耳朵，下边的[illegible]表示耳环。

186. [illegible]，tʃhia^{35}，箭。

借源字。哥巴文有[illegible][sɿ^{33}]表示“箭”，此字系借哥巴文。

187. [illegible]，mia^{31}，（铁）箭。

象形字。以[illegible]为箭，以[illegible]为支架，共同构建“箭”形。

188. [illegible]，thu^{31}，（装箭的）筒或者包。

象形字。

[illegible] mia^{31}thu^{31}意为“箭筒、箭包”。

189. [illegible]，tʃhia^{31}，地弩、弩弓。

会意字。[illegible]（参见186）为“箭”，符号[illegible]为弓状，符号[illegible]是类似扳机的物件。

190. [illegible]，ba^{31}，灯心。

会意字。以[illegible]为灯心置于油中。

191. [illegible]，ka^{35}，架。

会意字。十字形为一架子，上面一方形物为箱子类，可放物。此字形也表示“仓”、“箱子”。

192. [illegible]，ko^{44}，架。

象形字。象架子之形。

193. [illegible]，ze^{44}，支柱。

指事字。符号[illegible]为“杆”，[illegible]表示杆的支撑点，所以插在地上即为“支柱”。

194. [illegible]，mia^{42}，箭。

象形字。象插在包里的箭的形状。

[illegible] tshø^{42}mia^{42}意为“小米饭”。

195. [illegible]，lu^{31}，锅。

会意字。以[illegible]架在[illegible]上，[illegible]中有水沸腾。

196. [illegible]，wu^{33}，罐。

会意字。符号[illegible]表示“器皿”，内有飘浮之物的器皿为“罐”。

197. [illegible]，ko^{35}，半升（谷子）。

会意字。木玉璋先生曾言此字形为“山，高山之颠倒”，疑有误。通过造字法的研究，ᐯ象“器皿”之形，ニ（麦省形）表示装满的麦子；又，查对《傈汉词典》①和《藏缅语族语言词汇》②，ko^{35}意为“半升”，是为本义。

198. 𠕁，mi^{42}，猴笼（一种捕猴工具）。

象形字。竹书中凡与字形冂相关者，皆示一捕捉工具。

199. 丅，hua^{31}，猎物、（野兽的）肉。

会意字。丄为木桩，“𠃌”为猎物放在木桩上晾晒。

200. ᘓᘓ，khua^{55}，簸箕。

指事字。以抖动簸箕的动作来指代簸箕。

刃ᘓᘓ na^{55}khua^{55}意为“簸箕”。

201. 丣，wa^{44}，圈套。

会意字。⌟指示一地方有用竹棍和树枝搭成的网状物丣，上面可掩盖草等物，这是傈僳族猎人常设下的捕猎陷阱。

202. 㔾，dʒi^{44}，皮囊。

指事字。⊇为皮囊的塞子，㔾为皮囊的形状，中间的十指代皮囊中有物。

203. 𝒜/，tshɯ^{42}，银子。

会意字。像纸钱做的银子堆放之形。

204. 爻，sa^{35}，梿枷（打谷子的杆）。

借源字。哥巴文有字形ㄨ[dy^{31}]意为“棍、杆”（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96页），云南少数民族过去特有的一种农具，一长一短相连的杆，可用来左右拍打粮食。

205. 𠃌，mo^{35}，模子、模型。

指事字。符号𠃌和𠃌几乎相同，是为模子。

206. 㔾，tø^{44}，（一）斗（米）。

---

①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黄布凡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象形字。汪忍波造字之时,因傈僳族和汉字等民族杂居,汉族量米的工具为"斗",依实物之形造的字形。

207. 佘,$tsɯ^{44}$,马甲。

会意字。双为"溜",符号人有"屋顶"之意,在本字形引申为"挡"。能挡住溜进之物为"马甲"。

田拱佘 $tʃhia^{31}ga^{42}tsɯ^{44}$是"锋利的矛"之意。

十三、行止之属

208. 乂,$dʒe^{33}$,走或去。

象形字。用两只脚的形状表示"走"。

209. 八,$sø^{31}$,走。

象形字。八为双足并起意为"走"。

十四、形状之属

210. 𠄌,$dʒia^{33}$,冷。

指事字。以冬天屋檐下出现的冰条表示"冷"。

211. 半,$phɛ^{35}$,弯曲、翘棱。

指事字。以左右对称的((表示翘棱形。

丞丑半 $ɳi^{31}tɕhi^{44}phɛ^{35}$意为"两只脚"。

212. 叉,kua44,分叉。

指事字。以交叉折断之形表示"分叉"之意。此字形常用于诗歌。

213. 乃,$ʃia^{55}$,交叉。

指事字。两两相交为"交叉"。

214. 𢀖,$tsha^{44}$,热。

指事字。以 㔾 表示蒸汽升腾,以此字形表示"热"之意。

215. 卬,po^{44},爆炸、(竹管)破裂。

指事字。以"冂"为竹管之形,"乚"表示裂纹。

但步卬 $na^{44}po^{44}$却是"耳朵"之意。

216. 川,$bø^{33}$,(一)捆。

指事字。丿、乀的弯曲部位表示捆绑的位置,用这种形状表量词“捆”。

217. 氐,bi⁴⁴,满满的。

指事字。用两横表示地上、地下,里外都是、都有,因此为“满满的”之意。纳西东巴文有字形[illegible]“满也,碗盛物满”和字形[illegible]“溢也,从碗溢水”(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286页),两种字的造字理据相同。

218. 乙,go³¹,弯。

指事字。以多折表示“弯曲”之意。

219. 弖,nɯ⁵⁵,浓。

指事字。因浓稠而相互连接如弖状。部件弖多表示“连绵不断”。

220. 凡,tshɯ⁴⁴,肥。

指事字。字月为“瘦”,本字与之相比即为“肥”。这一对字可互为解释。

221. 月,tʃia³⁵,瘦。

指事字。字凡意为“肥”,则本字即为“瘦”。这一对字可互为解释。

222. 岦,tʃhɯ³⁵,干。

指事字。以乂为物体放在工上晾晒为“干”。

223. 央,nɛ⁵⁵,多。

指事字。竹书中)(为“分”,㐅为“扣”,扣不住还往外溢为“多”。

224. 㘝,li³¹,重。

指事字。㘝lo⁴⁴为山,比山还有过者为“重”。

225. 㳅,gɯ⁴²,裂。

指事字。此字形表示地面开裂。

226. 古,tshɛ³⁵,尖、锐利。

指事字。上面符号十为一物,刺进口,意为“锐利”。

227. 𠮛,ka⁵⁵,满(了)。

指事字。器皿中的东西多得装不下,意为“满”。

冂𠮛 di³³ka⁵⁵意为“好事多”。

228. □, $thɯ^{55}$, 快。

借源字。借繁体汉字"飛"后减省部件而成。

229. □, $ʃua^{55}$, 辛苦。

会意字。以一□为人形挑一重担□为"辛苦"之意。

十五、数名之属

230. □, thi^{31}, 一。

借源字。借汉字"第"字的部分来表傈僳语的"一"。

231. □, $ɳ̥i^{31}$, 二。

指事字。两横、两竖、两斜皆指代"二"。

232. □, sa^{44}, 三。

借源字。哥巴文中有字形□[lv^{55}]意为"曾(孙、孙女)"(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407页),有三代之意。

233. □, ku^{33}, 九。

借源字。借汉字"九"变稍加形。

234. □, $mɯ^{31}$, 万。

借源字。借东巴文省形。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338页1206东巴文字形□"万也,从□ $mɯ^{33}$声"。

235. □, dze^{42}, (一)对、(一)双。

指事字。字□(见231)意为"二"一斜线串两物,意为"双"、"对"。

十六、宗教之属

236. □, vu^{44}, ①天神。

象形字。根据天神之画像□造此字。

---

①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识字课本》的音标 wu^{44}有误。

[字形]王 vu^{44}sa^{44}这两个字形所表之意为“天神”，是傈僳族中至高无上的神。

237. [字形]，phu^{31}，神。

指事字。当地信奉的神。

[字形][字形] phu^{31}la^{44}为第二大神。

238. [字形]，pha^{31}，“神”，后也指“男性”、“男人”。

指事字。符号[字形]表示“地方”，在这个地方要供奉、祭祀的王，即神。

239. 天，ha^{33}，灵魂。

借源字。疑借汉字“天”的字形，并义借为“升天”之意。

240. [字形]，ʃi^{55}，驱邪。

借源字。左边符号[字形]来源于哥巴文[字形]和[字形]之形，为“诅咒”之意（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 435 页），右边符号[字形]表示邪恶的东西被驱赶走了。

241. [字形]，ʃo^{44}，（烧的）香。

借源字。用丨表示香插在烛台里。哥巴文有字形[字形]表示“香、香条”和“香炉”（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 440 页）。田野调查时见到的汪忍波所用过的烛台为圆形，但作为文字的“烛台”已符号化了。由此可知竹书文字在借用其他文字后，进行了一定的文字加工，文字字形趋于符号化。

242. 几，ni^{31}，鬼。

借源字。哥巴文有字形[字形][hər^{55}]意为“害人”（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 427 页），以人之倒形来表示不能开口说话的“鬼”。

243. 爪，wu^{42}，许愿。

借源字。哥巴文中有字形[字形]表示“想”（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第 401 页），借哥巴文字形变化而成。

从上述考释可知:本书考释出的 243 个竹书字形中，自造字有 205 个，其中象形字有 42 字，指事字有 113 字，会意字有 50 字。借源字有 38 个，其中借汉字字形 17 字，借哥巴文字形 19 字，借东巴文字形 2

字。各字形所占总字形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考释出来的竹书字形		总字形数	所占总字形数(243)比例
自造字	象形字	42	17.3%
	指事字	113	46.5%
	会意字	50	20.6%
借源字	汉字	17	7%
	东巴文	2	1%
	哥巴文	19	7.8%

第二节　考释方法的初步研究

纵观上节，在880个竹书文字中，已考释出来了243个字形，具体来说，是考出了它们的字源。虽然被考出的字形只占字形总数的27.6%，但凭这些已考释出来的字，我们已经可以对竹书文字的整个性质作一些客观性的研究。

从汉古文字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考释已有定论并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古文字（特别是较晚出土的甲骨文等）数量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有限的，而大量的古文字则是多种考释意见并存的。据张德劭先生的统计，甲骨文至今发现的字不下五千，但真正在考释上有定论的不到一千。① 可见，作为对一种古文字的研究，我们对傈僳族竹书所做的考释工作的成果也已具有相当的参考借鉴价值了。

本节将对已考释出来的竹书字形及其考释方法作一方法论上的总结。我们坚信虽然这一总结难免挂一漏万，但对于后续的考释工作将会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

竹书文字理据的研究，贯穿于整个竹书的考释过程之中。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文字学的角度对竹书进行全方位的考释，以期较

① 详见张德劭：《甲骨文考释研究》，第4—6页，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为准确地考释出尽可能多的竹书字形本义及其造字理据。本文对竹书的考释，基本上就是采用了以下的几种方法：

1. 形义分析法

依据竹书文字的字形去发现它所表示的词的意义从而确定它所记录的词，是竹书文字考释的一个重要方法。竹书字形本身所孕含的意义是确定字形本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形义之间联系分析是竹书文字考释的一个关键。

竹书中，笔划最少的字是[illegible][ŋa³³]，意思为“我”，只有一画；笔划最多的字是[illegible][mu⁵⁵]，意思为“尾巴”，有十七画。从整套文字符号体态来说，由于竹书文字形体在结构上有点、横、竖、撇、捺、折、钩、曲线、弧线、圆圈十种基本笔划，除了[illegible]，和[illegible]这 33 个字形用了圆圈和弧线之外，其余字形所用的笔划近乎可以归入汉字的“横、竖、撇、折、捺”等。

字形是文字最基本的表征。对文字的初步认识首先是对字形的认识。从汉古文字的发展来看，早期文字主要以象形、象事为造字方法，以此来描画物体特征或事物之间关系。对于竹书来说，在表意造字上与汉字大体一致。

例如：

[illegible][o⁵⁵]，似一圆圈为头置于肩上，意为“头”；

[illegible][vu⁴⁴]，花之盛开之形状，意为“花”；

[illegible][bia³¹]，蜂展翅而飞状。从后观之，前半身大于后半身，因其腰细，似前后身体断开状，意为“蜂”；

[illegible][gua³¹]，似麦芒锋利之状，意为“荞麦”；

[illegible][lo⁴⁴]，山之象形，与古汉字同出一辙；

[illegible][to³⁵]，乍一看去象一座建筑物，极似简笔画的亭台楼榭，这为“（屋）顶”之意；

[illegible][dʒe³³]，这就是人的双脚在走，意为“去”。

可见，独体字常常可从字形来推知其本义，象形字尤其如此。

然而,竹书中一个字形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可以是现实状况的反映。某一部分的重复,有可能是表示某事物的多个的集合,或是为了表达客观事物间相互关系、状态意义的需要。面对以上情况,往往需要用部件分析法来考释竹书字形的本义。

2. 部件分析法

李圃先生在其所著的《甲骨文文字学》中谈到:“汉字的字素是作为构成汉字的结构要素被提出来的,是严格地受着汉字的特性制约的,这主要表现为它的物质性:有相对独立存在的块体,表意体系中与汉语语素的关系,亦即形与义、音相统一的关系。从字素的造字功能来考察,字素可以分为两类,即具有独立造字功能的和具有依附造字功能的字素。从字素进入造字过程的结构层次和组合关系方面来看,又可以把字素划分为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两类。”①就竹书来说,某些字形的部件虽已是形与义的统一体,但不是形与义、音相统一的关系,故不敢妄自套用“字素”的概念。而且,不论从何种角度分析,竹书字形的任何部件都不具备独立造字的功能,从而我们把竹书字形中形和义的统一体称为稳性部件,它们是竹书的最小的造字单位。依据竹书多个字形部件的共同性,往往在文字考释时可以把含相同部件的字互相比较,以举一反三,化未知字义为已知字义。

例如:

竹书中有部件表示“地面”或“地下”。所以,[mo^{55}]意为“出现”,[pho^{35}]意为“(用锄头在地里)翻”,[go^{33}]意为“拾(麦穗)、拣”,[tse^{35}]意为“滤”。这些字的考释都是基于部件得出来的。那么部件可以作为考证上述几个字的依据和出发点。

例如:

[ʃua^{44}]意为“麦子”。而[go^{33}]中表示“地上”。表示“这里”,用(从麦省)和表示“这里地面上的麦子”,因而会意出要“拾、拣”。同理,[dza^{33}]中麦子(从麦省)落入口中为“吃”。[ɣɯ^{42}]

①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页。

以镰刀割一排排的麦子（从麦省），旁边还掉下两麦粒，意为“割（麦）”。[ko^{35}]以为器皿（“斗”形），为强调此物体为装“麦子”的容器“斗”。所以由这个部件出发可考出上述几个字。

例如：

[ta^{55}]意为“放下”，即“一层一层整齐地放下”，在这里表示“这个地方、此地”。所以[wø^{33}]为“聚集（于此地）”。知道了这一点，未知的字形[tshe^{35}]中，也可能是“地方”，再考下去，才得知为“折、断（于此）”。[ʃi^{44}]为“（藏于或埋于此地的）黄金”。[dɯ^{31}]意为“（栽木桩的）地方”。[pha^{31}]意为“神”以及“男性”、“男人”。[phu^{31}]意为“神”。[wa^{44}]意为“圈套、陷阱”。所以根据部件也可以考释出上述的字形意义。

例如：

竹书中有符号表示“器皿”，所以[dze^{31}]中，器皿上表示封口或捆系物，下端却有洞，意为“（被鼠）啃”。[xo^{55}]以从器皿中洒出表示“倒（出来）”之意。[vu^{33}]，内有漂浮之物的器皿为“罐”。[ŋo^{31}]表示可盛东西之器皿，上装物品可漏于下面，以此为特征来指代“筛子”。[dza^{31}]以为餐具置于器皿中，意为“吃”。[dzo^{33}]以为否定符号置于器皿中，意为“粘”。所以，这个部件可以作为考释其他字形的依据。

又如：

竹书中的符号表示“粘稠、接连不断”之意，所以[nɯ^{55}]意为“浓”。字形[gua^{44}]意为“（接连不断地）降”。[tho^{55}]意为“熏”。[kho^{42}]意为“连接”。[tsha^{44}]意为“（冒气的）热”。[tʃua^{55}]意为“（地下错综盘结的）根”。于是这个部件也可以作为考释其他字形的依据。

再如：

竹书中有符号表示屋顶，源于（[to^{35}]意为“（屋）顶”）。所以[gua^{44}]意为“（从顶上）降”。[kho^{35}]意为“撑（伞）”。[dø^{31}]，人表示屋顶，表示“蛇蜕、蜕（皮）”，在房屋里脱下衣物即剩“身体”。

[glyph][to^{42}]意为“(站在屋里大声地)说”。[glyph][tsɯ^{44}]中,符号[glyph]有“屋顶”之意,于是能挡住溜进之物为“马甲”。因而依据[glyph]这个部件可以考释出上述这些字形。

竹书字形是由部件构成的,所以遵循部件分析的方法,通过举一反三也可以考释出部分竹书文字的造字理据。但是,竹书已考释出来的字形中,并非所有部件都始终如一地表达同一意义,同一部件在不同的字形中的意义或作用还存在不稳定性。

如:

部件[glyph]虽然常用来表示“地面”或“地下”之意,但[glyph][sø^{31}]意为“指甲”,部件[glyph]却是“手指”的抽象象形符号;[glyph][mia^{42}]意为“箭”,部件[glyph]却是“(装箭的)包”的抽象象形符号。

又如:

[glyph][tɛ^{42}]是假借哥巴文的字形,意为“(反身代词)自己或这里”,但在[glyph][ka^{55}]中却表示交叉的“竹条”。在[glyph][vu^{33}]中却表示雌雄交媾,意为“生育、养”。

再如:

[glyph][li^{35}]意为“芽”,是借汉字“儿”的形义而造就的竹书。但[glyph][do^{44}](意为“喝”)中的[glyph]却是指代人的脖颈。[glyph][lu^{31}](意为“锅”)中的[glyph]却又是“支架”的意思。

竹书部件存在的不稳定性,给竹书的考释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因此,对竹书文字的考释,虽需要充分运用部件分析法,又需要注意各部件在竹书文字中的不稳定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部件分析法同其他考释方法一样,虽十分有用,但也并非是解决一切文字考释问题的灵丹妙药。

3. 音义联系法

这是考释竹书文字的又一个重要方法。具体来说,是依据竹书的读音所可能表达的词义去发现它真正记录的词。在此过程中,常需要参考它的亲属语言中的词的音义。依据一个字形所对应的音节的词义来确定这个字形的本义,这是竹书文字考释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竹书是一种原始音节文字（对其性质的研究详见第四章），竹书记录的是藏缅语族彝语支中的傈僳语，一个字形总是对应一个音节，同一个字形在不同的音节中又能组合出不同的词义。所以，基于田野调查，利用《傈汉词典》的同音词排除分析，以及利用《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的同源词的对照分析就是考释重要的步骤。

例如：

竹书Ω，对应傈僳语音节[o^{55}]。单独的音节o^{55}有语尾助词“了”之意，有叹词“喂”之意，还有就是属于词语$o^{55}du^{33}$的一个音节。而$o^{55}du^{33}$这两个音节又有“头”或者“…上”的意思。光凭字形，无法断定该字的造字理据。

“头”，彝语（喜德）为[o^{33}]，彝语（南华）为[$u^{55}də^{33}$]，彝语（武定）为[u^{33}]，彝语（撒尼）为[$o^{55}qo^{11}$]，哈尼语（绿春）为[$u^{31}du^{31}$]，拉祜语为[$o^{35}qo^{11}$]，基诺语为[$vu^{44}khɛ^{44}$]，纳西语为[kv^{33}]。所以，从同源词的音义结合来判定，Ω应为“头”之意。

竹书丐，对应傈僳语音节[$ɣa^{44}$]。$ɣa^{44}$这个音节有“鸡”之意。

“鸡”，彝语（喜德）为[va^{33}]，彝语（南华）为[$ʐ\underline{i}^{33}$]，彝语（武定）为[$ɣ\underline{a}^{2}$]，彝语（撒尼）为[je^{44}]，哈尼语（绿春）为[$a^{31}xa^{33}$]，拉祜语为[$ɣa^{54}$]，基诺语为[ja^{42}]，纳西语为[$æ^{21}$]。所以，丐应为“鸡”之意。

竹书Uʃ，对应傈僳语音节[$tsho^{44}$]。$tsho^{44}$这个音节有“塞”、“挤”、“压”以及“人”几个意思。

“人”，彝语（喜德）为[$tsho^{33}$]，彝语（南华）为[$tsha^{33}$]，彝语（武定）为[$tshɒ^{11}$]，彝语（撒尼）为[$tsho^{33}$]，哈尼语（绿春）为[$tsho^{55}$]，拉祜语为[$tɕhɔ^{33}$]，基诺语为[$tshə^{42}zɔ^{44}$]，纳西语为[$ɕi^{33}$]。所以，Uʃ应为“人”之意。

竹书汆，对应傈僳语音节[tse^{35}]。tse^{35}这个音节有“还（钱）”、“议”、“过滤”之意。

“过滤”，彝语（喜德）为[ga^{33}]，彝语（南华）为[li^{55}]，彝语（武定）为[$ʂə^{55}$]，彝语（撒尼）为[$ɕæ^{55}$]，哈尼语（绿春）为[dze^{55}]，拉祜语为[zi^{53}]，基诺语为[tse^{42}]，纳西语为[dzy^{21}]。所以，汆应为“滤”之意。

竹书☒，对应傈僳语音节[bo^{31}]。bo^{31}这个音节有“聋”、“低音”之意。

“聋”，彝语（喜德）为[$lo^{33}bo^{33}$]，彝语（南华）为[ba^{21}]，彝语（武定）为[$bɒ^{33}$]，彝语（撒尼）为[$nɒ^{55}bo^{11}$]，哈尼语（绿春）为[$na^{31}bo^{31}bo^{31}$]，拉祜语为[p^{53}]，基诺语为[p^{44}]，纳西语为[bo^{33}]。所以，☒应为“聋”之意。

可见，利用同源词的语音来判定竹书字形对应的傈僳语的音节意义是行之有效的，而且本书对竹书字形本义的考释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原则。

但是，单凭音义之间的联系还不能完全确定所有竹书字形的本义。杨树达在谈到古文字考释时曾说：“每释一器，首求字形之无牾，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读通之。”①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考释汉古文字必须做到文字、声韵和训诂这三方面缺一不可。我们以为把此观点运用于民族文字的考释中也是完全行得通的。而利用同源词，其实就是对与字形相关的语音与语义的重视与利用。

4. 民俗文化联系法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对民族文字的考释，理论方法使用的同时，也要基于对该民族民俗文化事象方面的调查。

例如：

[illegible][sa^{35}]，打谷子的杆，即梿枷。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一种打谷子的农具，一长一短相连，使用时需左右拍打。当地曾有这样的猜谜语句：“你爹高，你妈矮。你爹抱着你妈甩——猜一农具”，即为此物。此字形的创制，透视出傈僳族劳动工具的使用情况，是静态和动态的有机结合。

例如：

[illegible][kha^{35}]，村子。

调查时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如彝族和傈僳族等民族旧时遗留下的

①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自序》（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

村寨的寨门多为此形。其中符号❯虽表示“界限”之意，又和符号一连在一起表示寨门的门栓。如果不了解这种民族文化事象，对此字形考释的可信度就不够。

例如：

[tho^55]，熏。

在造字人的家乡有一种风俗，即用烧热的石头放进盛有醋的器皿中，用散发出来的热气熏房间以达到驱邪或者治病的目的。当地人称之为“打醋炭”。

又如：

T[ʑi^44]，水。

旧时汪忍波所居地区习惯用木头或竹子挖空成槽，再搭成T形状来引水，故而“T”为“水”。若不了解当地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是无法得知竹书的“水”为何不似汉字的水“氵”或埃及圣书字的水“≋”。

再如：

[ʃi^44]，死。

傈僳族余氏的坟墓用竹子遮挡成状，蜂氏的坟墓用木板遮挡，用此状来指代“死”。这是汪忍波居住之地的傈僳族特有的民族习俗。如果不充分了解民俗，只从字形上来猜测的话，恐怕得出的结论会是“篱笆”之类的猜测。

除了以上所举几种考释方法外，还有一种可说是任何从事文字研究工作的学者都会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的方法，对竹书的研究尤为需要，这就是请教专家。这是因为：1. 竹书是个人创制的文字，文字本身的特殊性需要多方请教专家。2. 对竹书进行研究的人甚少。3. 有关竹书的工具书、论著论文等文字材料也很少。文字的考释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对文字的考释都是一种丰富，所以请教与文字有联系的各方面专家，文字的考释可以更准确、文字的考释结果将更具可信度。

由于时代久远，文献资料匮乏，也由于竹书字形缺乏前后代字形的

相互比勘，从而不能从外部对所有竹书字形进行考释。再是由于本书的考释仅局限于《识字课本》，课本中又多是毫无关联的词组，缺乏上下文语境和相关文献材料的相互应证，所以不能内部证明。必须承认，考释文字，在缺少语境、字形对比、文献佐证等情况下，的确十分困难，这就是本书依旧留有众多未考释出的字形的根本原因。

这还有待做更进一步的民族民俗调查，以新的文字理论作指导，以期对每个竹书字形本义及其造字理据达到彻底了解。

第三节　小　结

本章就《识字课本》中的 1250 个字形进行了考释。考释结果为：《识字课本》中除去重复字形外，共有竹书字形 880 个。本书共考释出 243 个竹书字形。自造字有 205 个，其中象形字有 42 个，指事字有 113 个，会意字有 50 个。借源字有 38 个。其中借汉字字形 17 个，借哥巴文字形 19 个，借东巴文字形 2 个。

尽管目前本书还未能考释出所有的竹书字形本义及其造字理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竹书的认识。从以上考释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整个竹书文字的创制过程中，文字的理据性与任意性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理据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对任意性有着强大的制约力。所以我们在整个文字的考释过程中，常常能有据可查，有理可依。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任意性的重要性。任意性贯穿于创制竹书文字的始终。它的存在，为理据性提供了生存的条件，有力地支持了竹书文字的变异性和多样性，众多的异体字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也正因为如此，竹书文字字形才显得如此纷繁复杂，有时叫人在考释时，无从下手，但一旦考出一字，疑团顿释，在惊叹考释之难的同时，也不能不惊叹造字者的奇思怪想。总之，不可否认，竹书文字的理据性和任意性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它们共同决定了竹书文字的构成。所以，缺乏依据、望文生义、看图识字之类的说解和凭揣测臆想的做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字形考释。

第三章　竹书文字符号与傈僳语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

苏联文字学家 B. A. 伊斯特林曾对音节文字下过这样的定义："音节文字体系即一个符号等于一个音节的文字体系。"①他还从音节文字符号的音值和起源给音节文字进行了分类。按照他的观点："从符号的音值来说，音节文字体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种是符号可以表示几乎任何音节的文字体系；第二种是符号只能表示孤立的元音和辅音+某个(固定)元音的音组；第三种是符号只表示孤立的元音和辅音+元音 a 的音组。从符号的起源来说，音节文字体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别：第一类是基本上古老的音节文字体系，这一类是由于表词文字内部发展所产生的，或者是在表词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类是音节文字体系，这一类主要是通过元音化产生的；第三类是音节文字体系(日本的假名)和合体－音素文字(朝鲜的'谚文')，这类文字最初不能单独使用，而是作为日本人和朝鲜人借用中国文字的补充；第四类是 19 世纪——20 世纪初为美洲、亚洲和非洲各个不同的小民族有意制订的文字体系。"②以这样的理论为前提，我们来分析竹书文字与傈僳语的对应关系。

第一节　傈僳语的语音特征

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记录语言的书面

① [苏]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6—177 页。

工具;所以,要深入地研究一种文字,首先就要了解这种文字所记录的语言的情况。

傈僳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据史料记载,傈僳族在战国时期属于氐羌族,秦汉时期称为"叟"、"濮",魏晋时期称为"乌蛮"、"顺蛮",唐代因本民族内部称谓趋于统一,始称"栗粟",①即今天的傈僳族。

根据《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的介绍,傈僳族有557,144人,占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4.48%,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四县。另外,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迪庆、中甸,丽江市的永胜、华坪、宁蒗、玉龙,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宾川、剑川、鹤庆、洱源,保山地区的腾冲、保山、龙陵,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元谋、大姚,德宏傣族自治州的梁河、盈江,临沧地区的镇康、耿马,昆明市的禄劝等县均有分布。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1985年)。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怒江、金江、禄劝三种方言,语音差别小,语法结构基本一致,词汇差别稍大,三个方言间的部分地区不能互相通话。

维西县傈僳语的语音系统中,声母有38个,韵母有22个(其中单元音韵母16个,复元音韵母6个)。声调6个,依次为高平调(55)、中升调(35)、次高平调(44)、中平调(33)、次高降调(42)和中降调(31)。

一、声母

p　ph　b　m　w　f　v　ts　tsh　dz　s　z　t　th　d　n　l　t
t^h　ɖ　ʧ　ʧh　dʒ　ʃ　ʒ　tɕ　tɕh　dʑ　ȵ　ɕ　ʑ　k　kh　g　ŋ
x　ɣ　h

声母例词:

p　pa^{44}　交换　　ph　pha^{44}　刚刚　　b　ba^{33}　辣
m　ma^{44}　母　　w　wa^{44}　簸　　f　fu^{31}　吹
v　vu^{31}　大　　ts　tsa^{44}　烧　　tsh　$tsha^{44}$　热

① 唐代樊绰:《蛮书》卷四。

dz	dza^{33}	饭	s	sa^{33}	三	z	za^{31}	儿子
t	ta^{44}	加	th	tha^{44}	挡	d	da^{33}	能
n	na^{33}	病	l	la^{33}	来	t	tɯ^{55}	成器
h^{h}	t^{h}ɯ^{31}	吸(烟)	ɖ	ɖa^{33}	象声词	tʃ	tʃi^{44}	藏
tʃh	tʃhi^{44}	甜	dʒ	dʒi^{44}	磨	ʃ	ʃi^{55}	黄
ʒ	ʒi^{31}	尿	tɕ	tɕi^{44}	源	tɕh	tɕhi^{44}	到
·	dʑi^{33}	去	ɲ	ɲi^{44}	二	ɕ	ɕi^{44}	宽
ʑ	ʑi^{33}	水	k	ka^{35}	架	kh	kha^{35}	村子
g	ga^{42}	赶	ŋ	ŋa^{33}	我	x	xa^{42}	摘
ɣ	ɣa^{42}	编	h	ha^{33}	送			

二、韵母

单元音韵母　i　e　y　ø　ɛ　a　o　ɯ

复元音韵母　iɛ　ia　io　ui　uɛ　ua

鼻化韵母　i　e　ɛ　a　o　u　ɯ

韵母例词:

i	mi^{55}	快	e	me^{44}	涂	y	my^{44}	吹
ø	mø^{44}	含	ɛ	mɛ^{44}	背	a	ma^{44}	母
iɛ	miɛ^{44}	点	io	nio^{31}	糯	ia	nia^{35}	住
ui	tsui^{55}	罪	uɛ	kuɛ^{42}	国	ua	gua^{44}	降

鼻化:

i	hĩ^{44}	家	e	hẽ^{42}	站	ɛ	hɛ̃^{44}	百
a	hã^{44}	送	o	hõ^{35}	蛆	u	hũ^{44}	抢
ɯ	hɯ̃	掰						

三、声调

调值	55	35	44	33	42	31
例词	lo^{55}	lo^{35}	lo^{44}	lo^{33}	lo^{42}	lo^{31}

汉义　看　过　掷　轻　够　两

四、音节

音节结构有三种类型：

① 声母 + 单元音韵母 + 声调，这类词占全部音节的绝大多数。如：

mo^{44} 高　bɛ^{44} 说　ʑi^{44} 水　lɛ^{31} 手

② 声母 + 复元音韵母 + 声调，这类词比较少。如：

ŋua^{55} 鱼　phiɛ^{31} 叶子　nia^{35} 住　tsui^{55} 罪

③ 单元音韵母或鼻化元音韵母 + 声调，如：

o^{55} 头　ɛ^{35} 鸭　a^{44} 呆　e^{42} 敲

第二节　竹书文字符号与傈僳语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

竹书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形记录傈僳语中的一个音节，每一个音节也都可以由一个竹书字形来表示。汪忍波的《识字课本》问世以来，还不曾有人对《识字课本》中的字形和其所对应的傈僳语音节作过统计，而这项工作又是研究竹书文字性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

以下是在《识字课本》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竹书字形与傈僳语音节的对应表：[说明：1、编排次序以读音为主，先声母，后韵母。各音之下列对应的竹书字形。2、每一声母之下的音读，以韵母为次。3、每一音读之下，分列声调。声调以高平调（55）、中升调（35）、次高平调（44）、中平调（33）、次高降调（42）和中降调（31）为次。]

p

pi—

5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pe—

44 [illegible]

pø—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pɛ—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pa—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po—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pu—

55 [illegible]　33 [illegible]

pɯ—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pi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ph

phi—

55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phø—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phɛ—

3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pha—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phu—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phɯ—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phi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b

bi—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bø—

55 [illegible]　33 [illegible]　31 [illegible]

bɛ—

55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b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3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bo—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bu—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bɯ—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3 [illegible]

bia—

55 [illegible]　33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biu—

35 [illegible]

bua—

31 [illegible]

m

mi—

5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mɛ—

55 　35 　44 　33 　42

ma—

55 　44 　31

mo—

55 　35 　44 　42 　31

mɯ—

55 　35 　44 　42 　31

mia—

55 　35 　44 　42 　31

w

wi—

44 　42 　31

we—

35 　44 　42 　31

wø—

33

wɛ—

42

wa—

55 　35 　44 　33 　42 　31

f

fi—

35

fu—

55 　35 　44 　31

fa—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v

vu—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3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ts

tsi—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tse—

35 [illegible]　　42 [illegible]

tsø—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tsɛ—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tsa—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tso—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tsu—

44 [illegible]

tsɯ—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tsh

tshi—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tshe—

35 [illegible]　　42 [illegible]

tshø—

55 [illegible]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tshɛ—

55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tsha—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tsho—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tshɯ—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tshia—

55 [illegible]

dz

dzi—

33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z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zø—

44 [illegible]　33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zɛ—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dza—

33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zo—

44 [illegible]　33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zu—

4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dzɯ—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s

si—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se—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sø—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sɛ—

55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sa—

35 [illegible]　　44 王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so—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sɯ—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z

ze—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zɛ—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月

za—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zo—

35 [illegible]　　44 三　　42 [illegible]

zɯ—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t

ti—

55　　35　　44　　42

tø—

55　　35　　44

tɛ—

55　　44　　42

ta—

55　　35　　42

to—

55　　35　　44　　42

tu—

35　　31

tɯ—

55　　35　　44　　31

th

thi—

55　　44　　31

thø—

35　　44　　31

thɛ—

35　　31

tha—

55　　44　　33　　42　　31

tho—

55　　35　　44　　42　　31

thu—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thɯ—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d

di—

55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ø—

35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ɛ—

31 [illegible] [illegible]

d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33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o—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du—

55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ɯ—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dia—

35 [illegible]

n

ni—

55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ne—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nø—

55 [illegible]

nɛ—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n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no—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nu—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nɯ—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ni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nio—

35 [illegible] 33 [illegible] 31 [illegible]

nua—

33 [illegible]

l

li—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lø—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2 [illegible]

lɛ—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l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lo—

55　35　44　42　31

lu—

55　44　31

lɯ—

35　33　42　31

tʃ

tʃi—

55　35　44　42

tʃe—

35　42

tʃo—

55　35　44　42

tʃu—

55　35

tʃia—

55　35　44　42

tʃua—

55　35　44　42

tʃh

tʃhi—

55　35　44　42　31

tʃhe—

44

tʃho—

55　42

tʃhu—

44

tʃhɯ—

35 岂

tʃhia—

35 下　44 眯　42 咒　31 厕 田

tʃhua—

55 九 炏　35 凤 44 有　42 캐　31 巴

dʒ

dʒi—

44 走　31 儿 画

dʒe—

44 入 口

dʒa—

44 謳 聂

dʒo—

55 配　33 凧 差　31 夭

dʒu—

44 叺

dʒia—

55 兆　33 川　31 懂 斑

dʒua—

35 孜 敓　33 朋 汃 卦　31 丁

ʃ

ʃi—

55 刁 乇　35 哭 蔽　44 㷊 叮 乳　31 岚 业 昗

ʃa—

44 丸

ʃo—

55 □　　35 □ □　　44 □　　31 □ □

ʃia—

55 □　　44 □ □ □ □　　42 □

ʃua—

55 □　　35 □　　44 □　　42 □

ʒ

ʒi—

55 □　　35 □　　31 □

ʒa—

31 □

ʒo—

55 □　　35 □ □ □ □　　44 □　　31 □ □

ʒu—

44 □ □

ʒɯ—

44 □

ʒua—

55 □　　42 □

tɕ

tɕi—

55 □　　35 □　　44 □ □ □ □　　42 □ □

tɕh

tɕhi—

55 □　　44 □　　42 □　　31 □

dʑ

dʑi—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31 [illegible]

ɲ

ɲi—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ʑ

ʑi—

5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33 [illegible]　42 [illegible]

ʑe—

44 [illegible]

ʑɛ—

55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k

ka—

5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3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ko—

3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ku—

55 [illegible]　33 [illegible] [illegible]　31 [illegible]

kɯ—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

kui—

55 [illegible]

kua—

55　　35　　44

kh

kha—

55　　35　　44

kho—

55　　35　　44　　42

khu—

55　　44　　31

khɯ—

55　　35　　44　　42　　31

khua—

55　　35　　44　　42　　31

g

ga—

55　　44　　42

go—

55　　44　　33　　31

gu—

55　　35　　44　　33

gɯ—

55　　44　　42

gua—

55　　44　　33　　31

ŋ

ŋɛ—

31

ŋa—

55　35　44　42　31

ŋo—

55　35　44　42　31

ŋɯ—

44　42

ŋua—

55　35　44

x

xa—

35

xo—

55　35　44　31

xɯ—

55　35　44　31

xua—

55　33

ɣ

ɣe—

33　31

ɣa—

55　44　42

ɣo—

33　31

h

hi—

44　目　　42　刂 龙

hø—

55　兆 列　　42　步

hɛ—

35　垂 尤　　44　饰　　33　会

ha—

55　孔　　33　天 失 穴　42　氺　　31　孔 米

ho—

35　亩 受 鼻　33　丞

hu—

33　闪

hɯ—

35　山　　42　刑

hia—

42　关　　31　些 瓦

hua—

31　卫

e

e—

44　忍 早　　42　谷

ɛ

ɛ—

55　次　35　对 岚　44　手 处　42　丬　31　跳 出

ø

ø—

55　双　　35　女

o

o—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3 [illegible]

a

a—

55 [illegible]　35 [illegible]　44 [illegible]　31 [illegible]

通过列表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识字课本》中的 880 个字形分别记录了傈僳语 602 个不同的声、韵、调组合的音节。

竹书字形与音节之间实际应用的规律是:

一、一字一音的对应

现以《祭天古歌》(第 182 页—186 页)中的《擦塞擦底》(寻盐祭盐)的一节为例:

[illegible]	王
ɣo33	sa44
乌	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sha31	ma31	tshi44	ma31	da33
盐	不	接	不	得

[illegible]	[illegible]	囚	[illegible]	[illegible]
tsha31	ma44	do44	dʐua33	lɛ33
盐	(助)	出	助	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
kɯ55	thɛ31	tsha31	tshi44	zo33

首先　　盐　　接　　应

kɯ^{55}　thɛ^{31}　tsha^{31}　do^{44}　zo^{33}

首先　　盐　　出　　应

kho^{33}　lo^{44}　ni^{31}　nɛ^{44}　tshi^{44}

翻　箐　北　方　接

ʐi^{31}　nɛ^{44}　ka^{44}　tɛ^{44}　tshi^{44}

北方　　上边　　接

ka^{44}　tɛ^{44}　ʃo^{55}　lo^{55}　tshi^{44}

上边　　哗啦　　接

kɯ^{55}　niɛ^{35}　thi^{31}　du^{31}　ma^{44}

后　面　一股　是

ʐi^{31}　nɛ^{44}　thi^{31}　du^{31}　ma^{44}

北方　　一股　　是

bɯ^{33}　phu^{44}　thi^{31}　du^{31}　do^{44}

白的　　一股　　出

tsha^{31}	phu^{44}	thi^{31}	du^{31}	ma^{44}
盐	白	一般		是

tsha^{31}	tɕua^{44}	lɛ^{31}	ȵi^{44}	wu^{33}①
盐	藤	手	指	大

ni^{31}	gu^{33}	ɣo^{33}	lo^{31}	tsha^{31}
鬼	祭	簇拥		盐

gu^{33}	na^{31}	ni^{31}	gu^{33}	lɛ^{33}
祭	是	鬼	祭	来

ni^{31}	gu^{33}	ɣo^{33}	lo^{31}	lɛ^{33}
鬼	祭	簇拥		来

tshp^{44}②	dʑo^{33}	wa^{31}	dʑo^{33}	tsha^{31}	dʑo^{33}	na^{31}
人	有	人	有	盐	有	是

tsho^{44}	dʑo^{33}	wa^{31}	dʑo^{33}	lɛ^{33}

① 原文注音有误，应为 vu^{33}。

② 原文注音有误，应为 tsho^{44}。

人　有　人　有　来

lo^{55}　mo^{33}　dɯ^{44}　di^{44}　tsha^{31}

生产　垦　坪　盐

lo^{55}　mo^{33}　di^{44}　dɯ^{44}　lɛ^{33}

生产　坪　垦　来

dʒy^{33}　tʃy^{55}　dza^{33}　mi^{44}　tsha^{31}

开　垦　粮　熟　盐

dʒy^{33}　tʃy^{55}　dza^{33}　mi^{44}　lɛ^{31}

开　垦　粮　熟　来

译文：

乌萨——

不去接盐不行了

请求赐盐来

要去寻盐巴

先到出盐处

翻山越岭朝北寻

爬山涉水往北找

突然见到盐水

这股盐水呀

这井盐水呀

出的是白盐水

这股白盐水呀
出的有手指粗
这是簇拥着祭祀的盐
可以祭神了
可以祭鬼了
人类生活有了盐
人类能繁衍
生产能发展了
粮食能丰收了

可见,竹书在记录傈僳语时,每个文字符号都表示一个音节,达到了字与音节的一一对应,能准确地依照句子的语序完整地记录每一个词。从符号的音值来说,竹书符号可以归属于能表示所记录语言的任何音节的音节文字体系,而且,竹书的文字符号可以在记录语言时完整地记下每一个词并做到准确地反映语言中词的顺序。

从符号的起源来说,竹书文字并非由外部力量推动帮助有意制订的文字体系,而是20世纪初由傈僳族本民族个人独立创制的一种音节文字,竹书是傈僳族人民自身创造的文字文化,是傈僳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二、双音节合成词写法的省略

主要是诗歌词语(含古语词),诗句中由于音节和词语对仗的需要,省略双音节合成词中表示基本意义词根之外的词缀或另一词根。通常书写的是合成词中的古语成分(注:国际音标例子中下有划线的就是书写的音节)。

1. 书写体现词的基本意义的词根成分,省略表示附加意义的词缀(前缀、后缀)成分。

(1) 省略前缀 a^{31}、a^{33}、a^{55}的,例如:

$a^{31}\underline{pha^{31}}$(父亲)[illegible],(读作 pha^{31},省略了 a^{31},一般文体写作[illegible],读作 $a^{31}pha^{31}$)。

a^{33}ma^{44}(母亲)刁,(读作 ma^{44},省略了 a^{33},一般文体写作以刁,读作 a^{33}ma^{44})。

a^{55}tha^{31}(刀)关,(读作 tha^{31},省略了 a^{55},一般文体写作 ᒧ 关,读作 a^{55}tha^{31})。

a^{55}ɣa^{55}(鸡)玛,(读作 ɣa^{55},省略了 a^{55},一般文体写作 ᒧ 玛,读作 a^{55}ɣa^{55})。

以下注释方法相同,故略注释。

(2) 省略前缀 e^{55}的(竹书作 ¥),例如:

e^{55}khu^{33}(洞) 乃, e^{55}phiɛ^{31}(叶子) 肖, e^{55}mɯ^{55}(尾) 㲎,
e^{55}tɕe^{33}(根) 珒, e^{55}vu^{31} (大的) 白, e^{55}phu^{55}(白的)尼。

(3) 省略前缀 si^{35}的(竹书作 岙),例如:

si^{35}dzi^{33}(树) 岙, si^{35}ve^{33} (花) [illegible], si^{35}phi^{31}(木勺)幵,
si^{35}sɯ^{31}(果) 㲋, si^{35}kua^{44}(树杈) 叉, si^{35}pø^{44} (柴堆)珊。

(4) 省略后缀 za^{31}的(竹书作 关),例如:

ȵi^{44}za^{31} (兄弟) 皿, mɛ^{42}za^{31}(兵) 㽜,
tsho^{33}za^{31} (人) 丫, li^{35}za^{31} (芽儿)亢。

2. 选用双音节合成词中古语形式的单音节词根,省略双音化后与之组合的词根。例如:

o^{55}du^{33} (头) Ω, o^{5}5 nɯ^{55} (脑髓) 飞,
hɛ^{35}la^{31} (鼠) 亢, ko^{33}dø^{31} (身体) 飞,
e^{33}du^{31} (井) 目, ni^{35}ma^{33} (心) 㺃。

第三节　小　　结

竹书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形表示一个音节,傈僳语言中任何一个音节都有与之对应的字形。竹书能完整地记录傈僳语的任何音节,且达到一一对应的目的。竹书记录傈僳语言是严格遵循一字一音原则的。

至于在特定场合,比如诗歌中有部分双音节词仅记录其中能体现

基本意义的古语词词根，这是古今词的差异。

竹书按字读音，写一个字读一个音。即便偶有不按字读音的场合，双音节词也只能读有字的音节，这跟东巴文很不一样。比如“筷子”，东巴文写作 ‖ ，读作 a^{33} ʂər^{21}，一个字形读出来两个音节。

竹书作为音节文字，创制者审音之精确是十分惊人的。竹书准确地表示了维西傈僳语由声母、韵母、声调组合的全部音节，不同的声韵调的音节就有不同的字。即使历史悠久的音节文字彝文，在声调的区别上也不如竹书的精确。彝文主要表示声母同韵母组合的结构，不太关注同一声韵的不同声调的差别。以现代音位学的观点看，从竹书文字里完全可以归纳分析出维西傈僳语的语音系统，没有声母、韵母、声调的点滴遗漏。这在云南几种音节文字（比如彝文、哥巴文、玛丽玛萨文）的音节表音中是极为罕见的。

应该认为，竹书表示音节的完善程度几近完美。

第四章　竹书自造字研究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而语言在本质上只有意和音两个方面，所以“文字记录语言，或是记意，或是记音，或是又记意、又记音，记意、记音和记意音三者是各种文字概莫能外，这是文字记录语言方式在宏观上的切分”。① 分析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就需要分析文字的构成方式。文字的构成方式就是造字法。“造字方法体现了一种文字记录语言方式的特征，这是对文字记录语言方式的微观的切分”。②

对已考释出来的竹书字形进行分析后，可以把竹书文字分为两种：一是自造字，一是借源字。自造字中分别有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三种。以下将分节进行论述。

第一节　象　形　字

本书的“象形”，即指“以独体象形或独体表意符号构成的。表意符号不含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的字。③

《说文解字》认为古汉字中象形字的特点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对事物进行实体描摹。这一精辟的总结几乎可以适用于文字史上的一切象形字，即使是今人创制的竹书文字也不例外。如：竹书𝒴 [a^{55}]就是鸡嘴之形，意为鸡打鸣时的声音“啊”；ꊯ[gua^{31}]似一株麦穗

---

①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②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③ 同上书，第43页。

状，意为“麦子”；[o^{55}]意为“头”；[vu^{44}]似鲜花盛开之状，意为“花”。若对竹书象形字作细分，可以分为四类：

1．象全物

如：[to^{35}]以整座房屋的形状来表“屋顶”之意；[tho^{31}]以竹片或松木板所刻写的书本实物为临摹对象（参见第一章第二节中的实物），表示“书”；[tʃhia31]描画出地弩的完整形状。

2．象部分物

如：[hi^{33}]仅以房屋墙面的形状来指代“房子”；[tɕi^{55}]用枝繁叶茂的槭树叶来表示“槭树”；[ʃo^{35}]以两斜线指代云南特有的云南松树的松枝，以局部代替整棵松树；[tʃhi^{44}]突出上部的鹿角，表示“鹿子”。

3．把原物体稍加抽象

如：[dzi^{33}]用线条画成树杆状，表示“树”；[sø^{31}]用符号丿和㇏表示双脚，意为“走”；[bia^{31}]象蜜蜂后俯视之形，突出蜂的细腰特征。

4．写此指彼

如：[kha^{35}]用“寨门”之形来指代“村子”；[thø^{44}]用“耳朵”之形指代“讲（话）”。

由于出于相同的造字心理，竹书文字的象形造字法与汉字、东巴文等是十分相似的。然而，我们把竹书的象形字与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以及埃及圣书文字做一比较，我们还会得到一些不小的收获。

如“头”：

傈僳竹书作，

汉字作、、（“首”即为“头”。汉字字形按甲骨文、金文、篆文顺序排列），

东巴文作、、，①

① 东巴文字形摘自李霖灿编著：《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埃及圣书文字作（为脸）；①

如“马”：

傈僳竹书作，

汉字作、、，

东巴文作、、、、，

埃及圣书文字作；

如“牛”：

傈僳竹书作，

汉字作、、，

东巴文作、、，

埃及圣书文字作（奶牛）、（公牛）；

如“房子”：

傈僳竹书作，

汉字表“房子”义的词作、、，

东巴文作、、、，

埃及圣书文字作、；

如“麦”：

傈僳文作，

汉字作、、，

东巴文作、、；

埃及圣书文字作，（玉米为）。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古汉字、纳西东巴文和埃及圣书文字中的象形字都不拘于笔划的繁简，勾勒事物的轮廓几乎近于图画。汉字从甲、金、篆、隶到楷的变迁，最主要的就是字体、字形的变迁。汉字的变化，由象形→不象形→符号化，正是汉字字体演变过程中最容易被察觉到的变化。汉字是真正经历了从曲线图画到线条笔划的抽象符号化过程

① 埃及圣书文字字形摘自 SamuelA. B. Mercer 著，*EgyptianHieroglyphs*，HippocreneBooks，Inc. 1993。

的一种文字。纳西象形文字的形体虽然在后期出现了简化，那也不过是在保留固有象形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减省。埃及圣书文字则完全是对实物进行图画似的临摹。

从竹书与上述几种文字的共同之处看，它们的共性是：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

这几种文字比较所得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古汉字、纳西东巴文和埃及圣书文字的象形字多是对客观事物进行图画似的临摹，而竹书“画成其物”的字形非常少，除了如“Ω（头）”和ʋʋ（花）等少数字形用了圆线、曲线和弧线表示事物外，其余字形所用的笔划几乎可以归入汉字的“横、竖、撇、折、捺”等。可以认为，竹书象形字的象形程度已不似古汉字、埃及圣书文字和活着的纳西东巴文字那样实物般临摹事物，在较大程度上已经没有了早期意音文字的孑遗。竹书象形字的符号化程度很高，因此，若无对其意义的说明，仅凭字形是很难对竹书中绝大多数的象形字做到不学而识的。

现把已考释的 243 个字形中的 42 个象形字列举如下：

Ω[o^{55}]头	ʋʋ[wu^{44}]花	兆[kha^{35}]村子
ゐ[ʐi^{55}]肠	㚄[to^{35}]屋顶	象[khɯ^{44}]窝
氺[gua^{31}]荞麦	西[tø^{44}]（一）斗（米）	弓[thu^{31}]（装箭的）筒
》[a^{55}]啊	夆[wu^{44}]天神	冂[dʒe44]（动物的）皮
亖[tho^{31}]书	弧[tʃhia^{31}]地弩、弩弓	洮[nio^{35}]夹（住）
ℳ[pu^{44}]黄瓜	Ɣ[tsho^{44}]人	③[thø^{44}]讲（话）
女[bia^{31}]蜂	䇖[mo^{31}]马	乎[tʃhi^{44}]鹿
目[hi^{33}]房子	八[sø^{31}]走	乂[dʒe^{33}]去
叉[ȵi^{31}]牛	岦[tɕi^{55}]槭树	韭[dzi^{33}]树
言[phia^{31}]叶子	古[dzø^{33}]鹰	穴[tsɯ^{35}]捕鸟的网
韭[ɯa^{55}]岩石	也[la^{44}]獐	兴[pa^{55}]公（猪）、种（猪）
风[wo^{31}]菜	灵[wa^{33}]圈套	粟[mi^{42}]猴笼
飞[ʃo^{35}]松树	三[zu^{44}]大麦，青稞	氵[ʃua^{44}]麦子
本[mia^{31}]（铁）箭	米[nia^{35}]鸟	冗[hɛ^{35}]鼠

在已考释出来的243个竹书字形中,象形字只有42个,仅占已考释出来字形的17.3%。相对于指事字和会意字所占243个字形的比例而言,象形字字数少,所占比例小是竹书象形字的一个特点。

其次,虽然竹书文字基本笔划中有少许圆线、曲线和弧线的使用,这是原始文字图画性的充分显露,但是“画成其物”的字形非常少。可见,竹书象形字的符号化程度比较高。

除此之外,竹书的象形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大量采用横线条表示不定意义或多数的意义。如:[bia^{31}](意为“蜂”),[tʃhi^{44}](意为“麂子”),[tsɯ^{35}](意为“捕鸟的网”),[nia^{35}](意为“鸟”)等等,字形中的横线条所表示的就是一种不定的意义。而目[hi^{33}](意为“房子”),[to^{35}](意为“屋顶”),[phia^{31}](意为“叶子”),[ɯa^{55}](意为“岩石”)等等,字形中的横线条所表示的却是多数的意义。

究其原因,首先因为造字人在造字之初是用刀和棍子在石板上刻划,后来用刀在竹片上刻划,最后是用棍子蘸墨在竹片上、棉纸上书写。虽然有材料说后期的竹书是改用毛笔书写的,但在调查中笔者所见汪忍波手迹应是用棍子蘸墨在棉纸上写的,并非我们今天所言“毛笔书写”之意(如图1、图2、图3)。① 因此,所造文字的基本笔画多为线条。这与汉甲骨文的书写方法同出一辙,因甲骨文也是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划,故甲骨文的基本笔画也是线条而少见金文中常见的圆点和圆圈。

图2内容如下(从左至右竖行读写):十六多云,十七多云,十八小阵雨,十九晴,二十雨,二十一雨,二十二晴,二十三晴间多云,二十四晴间多云,二十五晴间多云,二十六雨,二十七晴,二十八雨,二十九日、三十晴间多云。鸡月。初一、二、三晴,初四多云,初五多云,初六晴,初七

① 图1为汪忍波占卜一年天气情况的卦本封面实物复印件,图2、图3为占卜内容。本篇论文中所有的实物图片复印件都为汉刚先生的慷慨赠送,在此谨向汉刚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图 1 《一年天气情况测算结果》封面[①]



图 2 （左边字形记录的是猴月情况，右边字形丏下为鸡月情况）

---

① 白棉纸《识字课本》的封面与《一年天气情况测算结果》的完全一样，在此仅为一种参考。

多云，初八小阵雨，初九晴，初十晴，十一晴，十二小阵雨，十三雨。①



图 3　（左边字形记录的是鸡月情况，右边字形歹下为狗月情况）

图 3 内容如下（从左至右竖行读写，上接图 2 内容）：十四晴，十五雨，十六雨，十七阴，十八阴，十九晴，二十雨，二十一雨，二十二时雨时晴，二十三雨，二十四晴间多云，二十五、六、七晴，二十八多云，二十九、三十多云。狗月。初一初二雨，初三雨，初四初五阴，初六阴，云，初七小雨，初八、初九小阵雨，初十晴间多云，十一小阵雨，十二、三小阵雨，十四晴间多云，十五雨，十六晴间多云。②

竹书文字在某些特征上充分显示的成熟性是不足为奇的：首先，竹书创制的时间较晚，造字者的思维已远比古人的要发达。竹书文字的创造者生活的环境中已经出现了文字，因而，要记录身边具体而又有限的事物和概念，其造字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周边耳濡目染的汉文化、纳西文化的影响。其次，汪忍波本人曾师从纳西东巴，他必然了解东巴文和哥巴文。因为东巴文字“见木画木，见石画石”③的原始文字图画性的繁琐，语段文字对语言的非一一对应的记录方式；而哥巴文符号式的记录语言方式以及哥巴文本身就是音节文字，因此东巴文与哥巴文

① 译文出自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汉刚、李汝春翻译：《维西文史资料》（第五辑、内部资料），第 35 – 38 页。

② 同上书，第38 – 39 页。

③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二版，第 37 页。

对汪忍波创造本民族的文字发生的作用虽有其偶然原因，又有其必然原因。

总之，就竹书的象形字而言，竹书象形字的抽象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象形部件已经抽象符号化了，象形部件已不是竹书造字的主要元素。

（以下图片均为汪忍波在其占卜书中所画写的实物复印件。）



（左图：鸡、猫、造字人、男人、狗）　　（右图：神）



（左图：鼠、鹦鹉、男人、麂子、）　　（右图：山羊、猪、牛、绵羊）



（左图：野猪、山鸡、）　　　　（右图：老虎、兔子、熊）

第二节　指　事　字

指事，即指“以抽象符号构成的，或在象形符号或表意符号上添加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①由抽象符号构成的字，或称“纯符号指事字”；在象形符号或表意符号上添加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字，或称“加符号指事字”。② 这是从汉字六书细分出来的指事字的类型。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和埃及圣书字的纯符号指事字都是以抽象符号构成的，或在象形符号或表意符号上添加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字。如：甲骨文中的一（一）、二（二）、三（三）、亖（四）、二（上）、二（下）等；纳西东巴文字中的 ʅ（一）、ʅʅ（二）、ʅʅʅ（三）、ʅʅʅʅ（四）、𠂆（高）等；埃及圣书字中的 丨、丨（意为“支撑”），丨、丨（意为“生长”）等。

①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3 页。

② 同上书，第 66 页。

依据我们的分析，竹书指事字的类型，也可以分为纯符号指事字和加符号指事字两类。

1. 纯符号指事字

竹书中的纯符号指事字还可以细分为独体纯符号指事字和合体纯符号指事字两种。

（1）独体纯符号指事字：即由一个完整的或不能再进一步细分的抽象符号组成的字。

如：入[tsø^{44}]，用撇和捺交叉来表示“交叉处、岔口”；乙[o^{31}]用一个当今公路行车的标志表示“弯”；凸[tsi^{55}]，用一个完整的带锯齿边的符号表示“（交）界”之意；敚[gɯ^{42}]，以一个四周开裂的环状表示“（土地）裂开”之意；凹[ŋa^{55}]以搬撬物体时工具置放在凹形的位置上表示“撬”之意；王[du^{55}]以物体震动时的抖动形状来表示“颤动”之意。

（2）合体纯符号指事字：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抽象符号组成的字。

如：力[ʃia^{55}]，以两个7交叉在一起，表示“交叉”之意；?/[phu^{35}]，以左边つ的形状与右边/的形状相比，表示“膨胀”之意；亚[ȵi^{31}]用两横、两竖、两斜表示“二”。同理，字形ZZ[xua^{33}]意为“找”；玥[ga^{42}]意为“追赶”；劢[mo^{35}]意为“模子”；孔[phɯ^{33}]中力是“交叉”之意，再用ノ指示解开之关键，所以是“解（绳子）”之意；光[thɛ^{31}]，以两两之间楔一物进去，多处为此，意为“楔（进）、敲”。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就纯符号指事字的符号特征来说，竹书的纯符号指事字与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以及埃及圣书字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以及埃及圣书字的纯符号指事字多为独体纯符号指事字，而竹书的纯符号指事字中既有独体纯符号指事字，又有合体纯符号指事字，而且合体纯符号指事字远比独体纯符号指事字多。虽然有的纯符号指事字的笔画较少、较简单，如乙，有的纯符号指事字的笔画较多、较复杂，如王、光，但这不仅不影响文字履行记录语言的职责，相反的，倒增添了竹书抽象符号和指示符号的多样性、复杂性。毕竟，竹书造字的时间较晚，造字者的抽象思维能力远比古人

强得多，而且造字者是在参照了其他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竹书这种文字。

2. 加符号指事字

就加符号指事字而言，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和埃及圣书字多是通过在一象形部件或表意部件上添加一个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如：甲骨文的（刀）、（甘）、（曰）和（亦）；纳西东巴文字的（意为“绊”）、（意为“鸡鸣”）、（意为“拾”）；埃及圣书字的、（意为“后边”），、（意为装东西的“包”）。

竹书的加符号指事字可根据字形的具体情况细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形符号＋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的指事字，另一种是会意字＋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的指事字。

（1） 象形符号＋抽象符号的指事字：即在一象形部件或表意部件上添加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指事字。

如：就是在象形符号下加符号二，二可视为一种减省符号，表多数，所以为“山”，而[li^{31}]中是“山”，下部再加一，比山还有过者即为“重”；[tsɛ^{35}]中为“头”，上边表示张开嘴发出很细的声音为“鸣”；[po^{44}]中以“”为竹管之形，“”表示裂纹，所以字形意为“（竹管）破裂”；[sa^{31}]，中间的为“树”，左右两边的和表示在树干上的刻画符号，由此来表示“作记号”之意；[to^{44}]中为“地方”或“角落”之意，与被相隔表示不同的声音，一为原声，一为回声，所以字形意为“回音”；[ta^{55}]中表示在这个地方一层一层整齐地放下一，所以意为“放下”。同理，[wø^{33}]意为“聚集”。

古汉字里就少见这种一象形部件或表意部件上添加一个以上的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指事字，往往是一象形部件或表意部件上添加一个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指事字。由此可见竹书的抽象性程度非常高。

（2） 会意字＋抽象符号的指事字：即在会意字上添加一个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构成的指事字。

如：[ɣɯ^{44}]中符号表示支柱，支柱上有物，会“支架”之意，但

会意字上方还有一符号⌐表示倾斜于左边。这个字形意为“左、左倾”；卄[fu³¹]中符号♯为火塘，上方▮为竹筒，会“吹火”之意，♯中的一为指示符号，表示“火”；[kho⁴⁴]中，∨为器皿，中为“吮”，但器皿中还有两个抽象符号，整个字形意为“盛(汤)”。

由此可见，竹书加符号指事字的种类比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和埃及圣书字的多，而且添加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时有添加一个的，也有添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又是一个竹书的抽象程度较高的佐证。

如果说汉字表“日出”的“旦”字是→(甲骨文粹七00)→(金文)→(小篆)，“日”下的部分就是一个不断抽象化的过程。① 同样，纳西东巴文的(钻木)→(穿通)→(穿通)，②也可以看作是两个象形符号或者说会意字演化成了一个纯符号指事字。

由此可以说，造竹书指事字的过程是一个抽象化的飞跃过程，它没有经过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的象形符号→象形抽象符号→抽象符号的漫长过程，而在造字之初绝大多数字形就直接采用了抽象符号来表意、表音。那么，郭沫若先生：“……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③的观点就不适合于傈僳族竹书文字的实际情况。王元鹿先生的“指事字系统的形成迟于象形系统”④的观点虽然适用于古汉字和纳西东巴文，但似乎也不太适用于傈僳族竹书文字的实际情况。

以下是各类指事字的字形情况：

独体纯符号指事字(9个)：

[tsi⁵⁵](交)界　　[gɯ⁴²]裂　　人[tsø⁴⁴]交叉处、岔口

---

① 转引自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2页。

②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③ 郭沫若：《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6页。

④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ʒo^{31}]咱们　[o^{31}]弯　[na^{44}]病
[ŋa^{55}]撬　[dʒia^{33}]冷　[du^{55}]颤动

合体纯符号指事字(47个)：

[wa^{31}]雪　[khu^{44}]洞　[lø^{35}](钻)过去
[ʃʅ^{55}]种子　[nɛ^{55}]多　[lo^{42}]溜
[tʃʅ^{42}]变化　[ʃia^{55}]交叉　[lɯ^{33}](蛇)蜕(皮)
[ɯe^{33}]附　[tʃʅ^{55}]点(燃)　[tʃhʅ^{42}]抽(烟)
[phø^{42}]开(口子)　[phu^{35}]膨胀　[gu^{44}]校准、修正
[fu^{44}]放下　[ȵi^{31}]二　[mɯ^{33}](羊)叫、(虎)啸
[phɯ^{33}]解(绳子)　[tsʃ^{33}]藏　[dzɯ^{42}]编(席子)
[dɯ^{31}]夯(实)　[ta^{44}]加、增加　[xua^{33}]找
[ba^{35}]削　[ga^{42}]追赶　[so^{44}]扣(衣服)
[phø^{33}]扣　[tsha^{44}]热　[thi^{44}]取代、替
[bu^{31}]拱(开)　[nɯ^{55}]浓　[lø^{42}]钻
[pa^{44}]换　[pø^{44}]堆(柴)　[ni^{31}北方
[bo^{31}]耷　[kua^{44}]分叉　[tʃhia^{31}]横劈、砍
[tshɯ^{44}]肥　[tʃia^{35}]瘦　[phɛ^{35}]弯曲、翘棱
[kho^{35}]紧挨着　[mo^{35}]模子、模型　[khua^{55}]簸箕
[thɛ^{31}]楔(进)、敲　[dze^{42}](一)对、(一)双

象形字+抽象符号的指事字(44个)：

[ka^{35}]架　[dzɯ^{31}]骑(马)　[sø^{31}]指甲
[ti^{55}]舂　[ka^{55}]竹条,枝　[sa^{31}]作记号
[bø^{33}](一)捆　[tʃhɯ^{35}](凉)干　[li^{31}]重
[tshɛ^{35}]尖、锐利　[ga^{44}]上(横杆)　[dʃʒ^{44}]皮囊
[ko^{44}]架　[xɯ^{35}]吮　[po^{44}]爆炸、(竹管)破裂
[hi^{42}]肚子　[tsɛ^{35}]鸣　[kɯ^{44}]放置
[mo^{55}]出现　[a^{44}]词缀　[wø^{33}]聚集
[ka^{55}]满(了)　[dza^{31}]吃　[ɛo^{35}]长(大)
[sø^{55}]排水　[ta^{55}]放下　[li^{44}](摇)动、晃动

□[to^{44}]回音　□[pha^{31}]神　□[dzo^{33}]粘(在一起)

□[phu^{31}]神　□[lo^{44}]山　□[hua^{31}]猎物、(野兽的)肉

□[gua^{44}]降　□[sɛ^{42}]潮气、蒸汽　□[tho^{55}]熏

□[pu^{35}]搓、揉　□[mɛ^{42}]军队、部队　□[dzu^{44}](突然)冒出来

□[bo^{35}]寝室　□[dza^{33}]吃　□[sɯ^{31}]升起

□[xua^{55}]难　□[mo^{42}]老人

会意字+抽象符号的指事字(13个):

□[ze^{44}]支柱　□[vu^{33}]生育、养　□[ɯe^{44}]左、左倾

□[fu^{31}]吹火　□[go^{33}]拾(麦穗)、拣　□[tɕhi^{42}](用刀)切

□[ʑi^{42}]醉　□[kho^{44}]盛、装　□[bi^{44}]满满的

□[tshɛ^{55}]砌　□[ka^{55}]刺、戳、扎　□[tsi^{44}]遇　□[pho^{35}]翻

对已考释出来的243个竹书字形进行统计后得知:已考释出来的指事字有113个,占已考释出来的总字形的46.5%。各类指事字占已考释出来的指事字的比例如下表:

名称	纯符号指事字		加符号指事字	
指事字	独体纯符号指事字	合体纯符号指事字	象形字+抽象符号	会意字+抽象符号
数量	9	47	44	13
比例	7.9%	41.6%	38.9%	11.5%

从上述的比较研究和统计可以得出竹书指事字的特点:1. 相对于象形字和会意字各占243个字形的比例而言,指事字所占的比例最高。2. 竹书指事字的种类比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和埃及圣书字的多,可以分为纯符号指事字(包括独体纯符号指事字、合体纯符号指事字)和加符号指事字(包括象形符号+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的指事字、会意字+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的指事字)。合体纯符号指事字所占比例最大。3. 竹书指事字中的抽象符号或指示符号具有多样性。4. 竹书象形字的符号抽象化程度较高,因而由象形字或会意字构成的指事字

整体上就更抽象；加之合体纯符号指事字所占比例很高，充分证明了造字者利用抽象符号合成造字的能力很高，抽象思维能力也非常强。所以竹书指事字系统比较发达，抽象化程度相当高。

竹书指事字的特点至少说明：个人创制的文字系统，尤其是个人在已受他种文字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否造成借源字）或暗示，文字中往往含抽象符号成分较多或较多地含有指事符号。

第三节　会　意　字

“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的一个共同特征——以形象见义——是较早期会意字的共性”。① 所以，甲骨文字“病”作，以病人卧床休息，会“患病”之意；“初”作，用刀裁衣，会“裁剪”之意；“析”作，以斤砍木，会“分析”之意。很明显，甲骨文的会意字就是两个象形物件拼合出一个与之相关的意义。同理，纳西东巴文中以鹰爪捕鸟，会“捕”之意；以斧砍树，会“砍（树）”之意；人执杖驱牛，会“牧”之意；以刀在石上，会“磨”之意。埃及圣书字中也有这样的会意字，如：一人蹲在墙后，会“躲藏”之意；一人头顶一物，会“负重”之意；以一条蛇爬出洞，会“出来”之意；以一妇女抱一婴儿置于乳房前，会“哺育”、“喂奶”之意。这些会意字都是以形象写实，或者说是两个象形字拼合出一个会意字。不难看出，这种会意字源于图画式的语段文字。所以，以形象见义就是较早期会意字的共同特征。

“但是汉古文字迟至秦汉之交，已经产生了不是‘画成其事’而是‘写成其义’的会意字”②，也就是出现了唐兰先生说的“两个字义的会合”③的会意字。

竹书虽然也有两个象形字拼合出一个会意字的类型，但认识竹书

①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0 页。

② 同上注。

③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影印版，第 72 页。

的会意字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概念上。

如果细分的话,竹书的会意字可分为以下几种:

1. 象形 + 象形

如:竹书[xɯ^{44}]以细细的两横表示头发,字形表示老鼠,会"虱子"之意;[dze^{31}]以器皿()上有封口或捆系物(),下端却有洞,会"(被鼠)啃"之意;[thu^{44}]以为打孔的工具,为打出的圆孔,会"打孔、捅"之意;[ʃua55]以一为人形挑一重担,会"辛苦"之意;[dø^{42}]中表示果,表示枝子,二者相合以枝上有果会"结(果)"意。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埃及圣书文字和东巴文中的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符号或表意符号构成的,且多为象形符号;而竹书象形+象形的会意字基本上是由两个象形抽象符号或表意抽象符号组合而成的。

2. 象形 + 不定物

此种类型的会意字,有一个象形 + 一个不定物的。如:[xo^{55}]以不定物从器皿中洒出,会"倒(出来)"之意。之所以把这不定物归于一个象形符号而不归于指事性符号,是因为这个不定物至少可被确定为液体,具体说为不定物,逻辑上看则是一种"定物"。所以,从文字学角度看,这一类字处理为会意字似更为合理。同理,[sɛ^{55}]以为"支柱",支柱上有不定物,是"力气、劲"之意,亦可划归会意字。

也有两个象形 + 一个不定物的。如:[ʒʃ^{31}]以为一架支撑着锅,为一不定物体,被手捞出来,会"捞(油锅)"之意;[khɯ^{42}]以器皿中有一物体,被不定物托起,会"升起"之意;[tʃhua^{44}]左边和右边为"眼睛",符号表示物体,中间是不定物遮住了左眼,只有右眼可视物体,会"遮、挡"之意。

还有一个象形 + 两个不定物的。如:[khɯ^{35}],为斧头,内有两个不定物、,会"砍(树)"之意;[bi^{42}],为地里,地里有两个不定物,中间还用表示"两个",会"再生芋头"之意。

这种类型的会意字中,不定物几乎都是符号。不定物的存在,表明

竹书的会意字的抽象程度也比较高。

以上两种会意字还是属于以形象见义的会意字。

3. 象形 + 指事字

[dø^{31}]，表示屋顶，指事字表示"蛇蜕"，在房屋里脱下衣物即剩"身体"；[ŋo^{44}]，为田，田里一个指事字意为"溜"，一同会"挖地"之意。

竹书象形 + 指事字的会意字，可以说就是唐兰先生说的"两个字义的会合"的会意字。因为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考释方法的初步研究中就已经谈到：竹书中一些部件是相对稳定的部件，这些形和义相统一的稳性部件是竹书的最小造字单位，如：、、、，等等，这些稳性部件的出现，就为竹书一个字形的各组成部件以字义的方式会合出会意字提供了可能。从而，许慎的"比类合谊"的会意字在甲骨文、纳西东巴文和埃及圣书字里找不到，在竹书里却能找到。

竹书中所考释出来的会意字共 50 个，比象形字稍多一些，占所考释出的总字形数的 20.6%。

以下是已考释出来的竹书会意字：

象形 + 象形

[dø^{42}]结（果子）　[xɯ^{44}]虱子　[ko^{35}]半升（谷子）

[dɯ^{44}]宰、砍　[mi^{55}]女人　[pia^{44}]躲藏

[tshe^{35}]折、断　[kho^{35}]折断、掰断　[to^{42}]说

[dze^{31}]（被鼠）啃　[ho^{35}]戴（帽子）　[ʃʅ^{44}]死

[kho^{35}]撑（伞）　[ɯ^{42}]割（麦）　[mia^{42}]箭

[thu^{44}]打孔、捅　[ȵi^{44}]镇压、压　[khua^{44}]播撒

[ni^{35}]心　[do^{44}]喝　[nia^{35}]住

[sɛ^{55}]养活　[lu^{31}]锅　[wa^{44}]圈套

[wu^{33}]罐　[tshɯ^{42}]银子　[ʃua^{55}]辛苦

[tʃʅ^{44}]根　[ʃia^{44}]骑　[zɛ^{44}]下（雨）

[ka^{31}]（阻）拦、拦截

象形 + 不定物

说明：有一个象形＋一个不定物的，也有两个象形＋一个不定物的，还有一个象形＋两个不定物的。

[xo^{55}]倒（出来）　[pia^{35}]隐蔽、潜伏　[tʃhua^{44}]遮、挡
[pe^{44}]焊补　[bi^{42}]再生芋头　[tse^{35}]滤
[go^{31}]送给、给　[sɛ^{55}]力气、劲　[ŋo^{31}]筛子
[tʃhia^{55}]耳环　[ba^{31}]灯心　[ŋo^{44}]挖
[ʒʃ^{31}]捞（油锅）　[tø^{35}]包（东西）　[khɯ^{42}]升起
[khɯ^{35}]砍（树）

象形＋指事字

[ŋo^{44}]钩、挂　[dø^{31}]身体　[tsɯ^{44}]马甲

总之，竹书会意字的特点是：1. 竹书会意字的种类比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和埃及圣书字的会意字种类多，有象形＋象形、象形＋不定物、象形＋指事字三类。2. 竹书会意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符号或表意符号构成，而且象形符号或表意符号多是抽象的。不过这类会意字还是属于“以形象见义”的会意字。3. 竹书会意字中的指事字能以独立字义的身份充当构字成分，并与字形部件的意义相结合而合成会意字。这表明了竹书文字在部件语义结合方面有了突破。4、竹书会意字中有大量不定物，符号性较强，它们所起的作用仅次于竹书中已见雏形的稳性部件。

第四节　关于假借和表音的问题

假借是汉字传统六书之一，指固定地借用另一个同音或音近的字的形体来记录一个词。也就是说，假借是“指语素（或词）本无自己的专字表示，而是通过自身的语音形式寻求音同或音近的虽有字，借用其字形表示自身的音和义的一种表词方式”。①

但是造字不同于用字。从造字角度来讲，竹书只有三种造字方法，

①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4 页。

即象形、指事和会意。但是从用字的角度来讲，虽然竹书是一种音节文字，那么可以说它记录语言的方式（亦称为“写词法”①），即文字记录词的方法，全都是表音的。所以竹书从它是一种音节文字的特定角度看，它只有一种用字方法——表音。也就是说，虽然本书只考释出来243个字形的造字理据，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其余的637个字形至少是一种表音符号。

因此，竹书的所谓“写词法”应该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一是竹书文字造出来一个字形之初，它是如何写那个作为它写词理据的字的。另一个是竹书文字在造出字之后，是如何记录语言中的词的，即字形和其所写词的关系如何。在第一层意义上，可以说竹书文字没有假借。在第二层意义上，竹书文字有假借。当一个字写词时字的本义与被写词的意义无联系时，至少可认为是一种假借现象。可见，竹书“写词法”的特殊性使其有别于其他的一些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及意音文字。

如：

为本义为“病”，音为［na⁴⁴］，㔾本义为“破裂”，音为［po⁴⁴］；而傈僳语“耳朵”读作［na⁴⁴po⁴⁴］，所以竹书写作为㔾。

⊠本义为“聋”，音为［bo³¹］，双本义为“溜”，音为［lo⁴²］；傈僳语“蚂蚁”读作［bo³¹lo⁴²］，所以竹书写作⊠双。

ソ本义为“啊（作词头）”，音为［a⁵⁵］，字形耳本义为“扣”，音为［so⁴⁴］；傈僳语“刚才”读作［a⁵⁵so⁴⁴］，所以竹书写作ソ耳。

上本义为“支撑”，音为［ze⁴⁴］马本义为“洞”，音为［khu⁴⁴］；傈僳语“柱子”读作［ze⁴⁴zhu⁴⁴］，所以竹书写作上马。

划本义为“放置”，音为［kɯ⁴⁴］，丂本义为“蛇蜕”，音为［lɯ³³］；傈僳语“（卷着叶子的）竹子”读作［kɯ⁴⁴lɯ³³］，所以竹书写作划丂。

飞本义为“松树”，音为［ʃo³⁵］，更本义为“一种捕猴的工具”，音为［mi⁴²］，几本义为“鬼”，音为［ni³¹］；傈僳语“红豆杉”读作［ʃo³⁵mi⁴²ni³¹］，所以竹书写作飞更几。

---

① 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本义为“山”，音为[lo^{44}]，□本义为“附着”，音为[ɣɯ^{33}]；傈僳语“一种打牲口的器具”读作[lo^{44}ɣɯ^{33}]，所以竹书写作□□。

由于竹书是一种音节文字，相同的音可由同一个字形来记录，而且相同的字形记录的音，不只是音同，而且其声、韵、调一定相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竹书是严格意义上的音节文字。前人把竹书定为“只论同音、不论同意义”、“一个形体代表一个音节”都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竹书中的有些表音写词，字词的对应却是固定的。竹书中有这样的几组字形，它们虽说是同音字（声、韵、调都相同），字形意义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一般不互换使用，因为这是造字者为了区别同一音节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而有意识地造出的不同的字形。例如：

音节 mo^{31}可用□和□来表示；单独表示“马”的意思时只能用象形字□，在其它含有 mo^{31}这个音节的词组中，如“天空[mo^{31}kua^{44}]”或“烟雾[mo^{31}khu^{31}]”等则用□。

音节 ʃi^{44}可用□和□来表示；表示“死”的意思时只能用会意字形□，在其他含有 ʃi^{44}这个音节的词组中，如“金鼓[ʃi^{44}bø^{33}]”则用□。

就这一点来说，竹书作为一种音节文字似乎有悖于“音节文字的文字符号仅与所记录语言的音有直接关系，而并不与其意义相关”①的音节文字的特征，实际不然。一则这样的例子不多，二则在记录同一个音节时，即便选用同音字中的任何一个字形，所表达出来的音与选用同音字中的其他字形所表达出来的音也是相同的，所以词的意义也就完全相同。所以，正如上边的例子，音节[mo^{31}]可用□和□来表示，“天空[mo^{31}kua^{44}]”或“烟雾[mo^{31}khu^{31}]”中的音节[mo^{31}]一般用□表示，但一定要用□来表示时，也不会造成歧义，这是音节文字的特性所决定的。

---

① 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4 页。

由于竹书是一种音节文字，如果从造字角度说当然不存在假借现象。而从使用中的写词功能来看，竹书作为一种音节文字，又广泛存在着假借。但是从竹书文字字形来看，其造字理据又是存在的，这些理据含必然的一面。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才去讨论竹书的造字法。

第五节　竹书自造字的特点

通过前面各章节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竹书自造字的特点。

首先，竹书是一种音节文字。竹书的一个字形表示一个音节，傈僳语言中任何一个音节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字形。竹书准确地表示了维西傈僳语由声母、韵母、声调组合的全部的音节，不同的声韵调的音节就有不同的字。竹书能完整地记录傈僳语的任何音节，且达到一一对应的目的。竹书记录傈僳语言是严格遵循一字一音原则的。它不似哥巴文或彝文那样，用同音字或音近字记录同一个音节。

其次，竹书是一种原始的音节文字。它的原始性表现在：1. 自造字的字形能表达一定的意义（至少已考释出来的字形如此），是具有表意功能的音节文字。2. 它的原始性还表现在造字方法上。竹书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会意三种，虽说“画成其物”的实体描摹几乎没有，象形字已不是指事字和会意字的基本元素，但象形字，或更确切地说，以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抽象符号依然存在。竹书字形中点字素的运用也充分表现了原始文字的图画性，如：[illegible]，意为“割”，其中的点表示“麦粒”；[illegible]意为“书”，其中的点表示写在书上的字；[illegible]意为“挖”，其中的点表示田里的种子；等等。

再次，竹书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表意性质的音节文字。从造字的角度来说，竹书自造字有三种，即象形、指事和会意。从用字的角度来说，竹书的自造字只有一种假借，即表音。

最后，竹书是一种不成熟的音节文字。日文的假名系统一向被称

作最为完备的音节文字,因为它仅用了51个字母就可记录日语中的所有音节,"一字形记一音,无异体,无音近记录(除了译名)"。① 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文的假名是从汉字传来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规范化的筛选过程才最终形成现在的状态。就《识字课本》而言,竹书880个字形记录了傈僳语的所有音节,但记录同一音节时,可以用至多5个字形来记录,异体字较多。

第六节 小 结

竹书自造字有三类:象形、指事和会意。

竹书中虽有象形字,但类似古汉字、埃及圣书文字和活着的纳西东巴文字那样实物般临摹事物的象形字非常少,竹书的象形字几乎没有了早期意音文字的孑遗。竹书的象形字多具有抽象符号的特点,所以象形字不是指事字和会意字的主要构字元素。

竹书指事字所占比例最多,纯符号指事字所占比例也最大。所以竹书指事字系统比较发达,抽象化程度相当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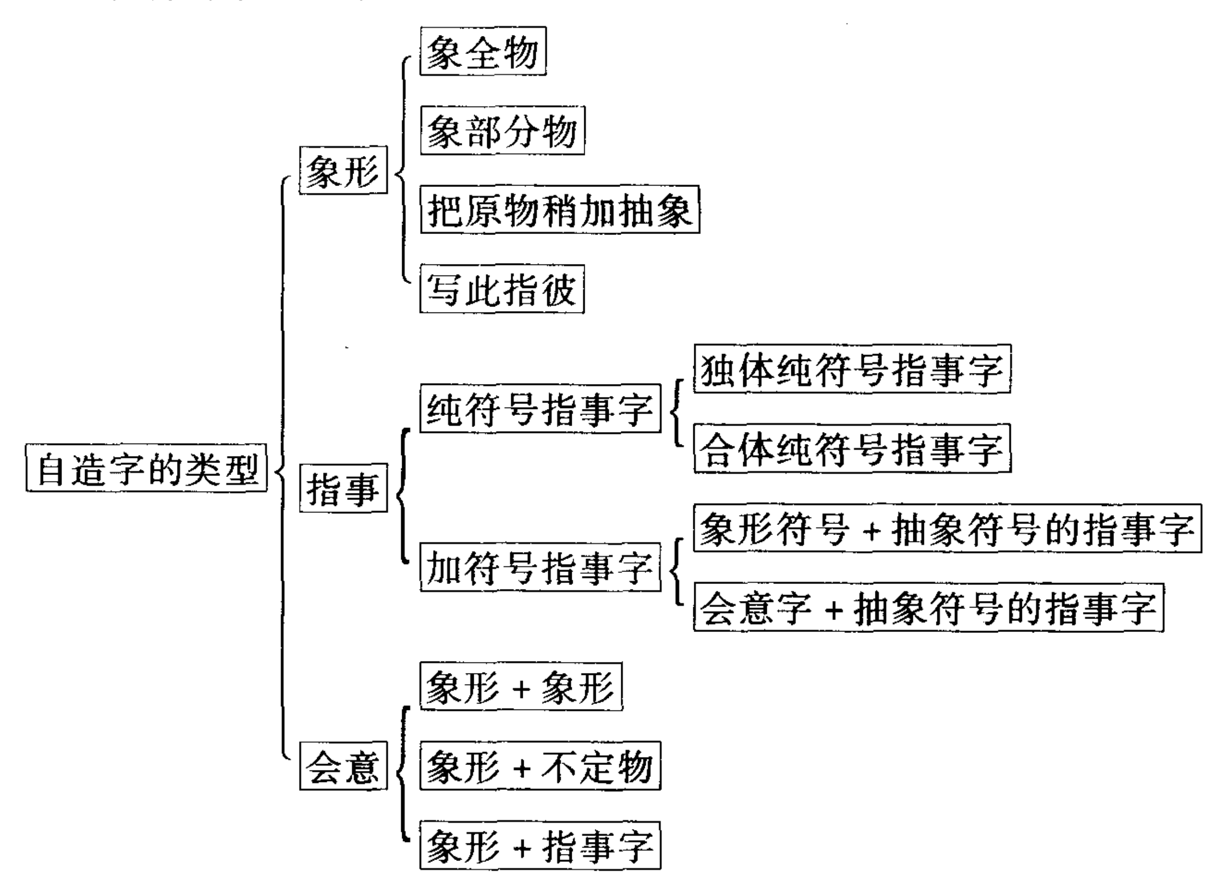
竹书的会意字基本上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抽象符号或表意抽象符号组合而成。竹书会意字的种类比汉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和埃及圣书字的会意字种类多,其中象形+指事字构成的会意字,体现了字素语义的互相结合,所以竹书的会意字比甲骨文、纳西东巴文和埃及圣书字的发展水平要高。

从用字角度看,竹书中的假借比比皆是。如果从竹书是一种音节文字的角度出发,那么它本质上或理论上只是一种音的假借,更确切地说就是表音。

竹书是一种原始的音节文字。竹书的一个字形表示一个音节,准确地表示了维西傈僳语由声母、韵母、声调组合的全部的音节。众多的字形体现了竹书是一种不完备的音节文字。

① 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现将竹书自造字的类型以图表的形式归纳如下：



第五章　竹书借源字研究

由于竹书文字发源地北依云南德钦县境，南接兰坪县，西沿碧罗雪山与福贡、贡山两县毗连，在这块土地上自古就繁衍着傈僳、汉、纳西、白、藏等20个少数民族，所以各民族之间一直都有频繁的交往。作为多巴的汪忍波虽师从纳西东巴，而从事的却是傈僳族的原始宗教活动，所以在创制文字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要受到这种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影响。

第一节　借 用 汉 字

竹书的字形多为方块状，从形态上看就是汉字的翻版，即便称其为“方块傈僳文”也不为过。而且竹书文字中还有许多汉字字形或类似汉字的字形，准确地说是汉字字形的增笔或减笔字形。以下是作者从《识字课本》中统计的字形，共有92个：

王[sa^{44}]三
廿[la^{44}]獐
叉[kua^{44}]树杈
人[tsø^{44}]交叉处
九[ma^{44}]竹子
自[ʑi^{35}]（勺?）
本[mia^{31}]（铁）箭
田[tʃia^{31}]劈分
甲[ka^{35}]仓
吴[kha^{35}]村子

光[li^{44}]四
四[do^{44}]出去
丂[lɯ^{33}]（卷起的）竹叶
天[dʒo^{31}]语尾助词
朋[dʒua^{33}]帮助
井[ŋo^{55}]固定、安装
弓[thu^{31}]（装箭的）筒
大[gua^{44}]降、下
六[ŋo^{31}]咱们
去[dzø^{33}]鹰

丁[dʒua^{31}]想念
义[phi^{42}]金子
仙[sø^{35}]扫帚
天[ha^{33}]灵魂
几[ni^{31}]凶鬼
下[t?　hia^{35}]箭
丢[lɛ^{31}]手
卫[hua^{31}]肉
力[ʃia^{55}]叉
三[zu^{44}]大麦

凹[ŋa^{55}]撬
汞[fu^{55}]箭花
儿[sø^{31}]走
目[du^{31}]?
义[ku^{55}]九
各[lo^{42}]够
双[lo^{42}]溜
亓[mi^{42}]女儿
秉[lu^{44}]耳边
区[nɛ^{44}]黑
年[ha^{55}]丰富
氺[ao^{44}]?
者[phɛ^{35}]?
古[tshɛ^{35}]锐利
米[ha^{31}]
六[thi^{44}]取代
方[thø^{44}]这
廿[ŋua^{35}]
叩[pø^{35}]
吉[ȵi^{44}]?
盲[do^{31}]?
月[tʃia^{35}]“瘦”
巛[dzo^{33}]粘(在一起)
伞[lɛ^{55}]?
白[wu^{31}]大
贞[khu^{55}](一)处
叉[dzo^{31}]?
冬[pɛ^{35}]?
卬[po^{44}]裂开
弟[tʃhʅ^{44}]酒
米[ti^{44}]?
以[kua^{44}]?
丞[thi^{31}]一
看[pa^{42}]原来想
尸[lɛ^{31}]手
女[ø^{35}]舀
米[tsɯ^{42}]?
爻[sa^{35}]打谷杆
又[ʃo^{31}]削
孔[ma^{44}]竹子
关[za^{31}]男人
冂[dʒe^{44}](动物的)皮
言[phia^{31}]叶子
目[hi^{33}]房子
上[ze^{44}]竖(木桩)
片[phu^{44}]白色
有[tʃhua^{44}]屏障
册[ba^{31}]侧边
夙[se^{31}]杀
风[hia^{31}]?
元[do^{44}]喝
図[do^{55}]?
失[ha^{33}]?
义[ʃia^{44}]造
季[nu^{31}]?
隶[sɯ^{31}]还
中[xɯ^{35}]吮
赤[dzɛ^{42}]?
布[phia^{35}]拆
龙[ga^{55}]?
合[nɯ^{42}]粘合
早[e^{44}]?

虽说《识字课本》中有这么多汉字字形或类似汉字的字形(字形后有?的为未考释出本义者),但就考释出意义的字形来说,它们的音、义多数与汉字无关。如:爻[sa^{35}]是个借源字,借哥巴文,意为“打谷杆”;六[thi^{44}]是自造的指事字,意为“取代”;中[xɯ^{35}]是自造的会意字,意为“吮”;巛[dzo^{33}]是自造的指事字,意为“粘(在一起)”;目[hi^{33}]是自造的象形字,意为“房子”。

在所考释出来的38个借源字中,有17个借用了汉字,它们分别是:

大[gua^{44}]借汉字“大”的形；

囚[do^{44}]借汉字“囚”的形，并对汉字的意义加以引申；

天[ha^{33}]借汉字“天”的形、义，并加以引申；

⿱口夫[kha^{35}]借汉字“口”和“夫”的形、义，复合出一个竹书字形，表“村子”；

冊(|[ba^{31}]借汉字“册”的形，再加符号(，表汉字“侧”的意义；

宔([khɯ^{31}]借汉字“口”和“主”的形、义，再加符号(，复合出一个竹书字形；

⿰羊口([ka^{44}]借汉字“羊”和“口”，再加一个抽象符号(后复合出一个新词“圈牧”；

兀[li^{35}]借汉字“儿”的形、义，再加符号复合出一个竹书字形，表“芽”；

朋[dʒua^{33}]借汉字“朋”的形、义，再加笔画；

合[nɯ^{42}]借汉字“合”的形、义，再减省笔画；

⿰丆乚[thɯ^{55}]借汉字“類”的形、义，再减省笔画；

⿱丆𠬤[thi^{31}]借汉字“第”的形、义，再减省笔画；

夫[za^{31}]借汉字“夫”的形、义，局部改变笔画；

羊[se^{44}]借汉字“羊”的形、义，局部改变笔画；

⿱三去[lɛ^{31}]借汉字“手”的形、义，局部改变笔画；

羽[phi^{31}]借汉字“羽”的形、义，局部改变笔画；

乂[ku^{33}]借汉字“九”的形，改变笔画。

在所考释出来的243个竹书字形中，借源字只有37个，借汉字的就有17个，占借源字总数的45%，约占竹书858个总字形的2%。由此可知：1. 汉字是竹书借源字的主要来源之一。2. 竹书主要借用了汉字的方块字形体，或者说竹书主要是借用了汉字的符号体态。3. 竹书所借汉字的面比较窄，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和最常用的。通过田野调查，加之对竹书借源字的研究可推知，汪忍波并不真正懂汉字。他造的竹书里之所以借用了汉字，跟他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二十世纪20年代的维西处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局面，汪忍波并非足不出户，

而是常常奔走于维西县附近各地。处于主流文化的汉字文化对他的造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至少汉字是方块字的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思想意识之中。加之哥巴文整体上也是方块形或近似方块形，而且哥巴文中也借用了汉字，所以竹书的符号体态为方块状也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第二节　借用纳西东巴文

竹书是否借用纳西东巴文的问题是一个颇费思索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步骤是：首先，列表来比较东巴文与竹书文字形义皆相近的字，然后加以分析。

表中东巴文的字形、音标、汉义以及字形所在页码来源于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一书。

竹书字形与东巴文字形相似的情况

竹书字形	音标	汉义	东巴文	音标	汉义	页码
	[zu⁴⁴]	大麦		[hər³³]	风	99
	[ʃua⁴⁴]	麦子		[sa⁵⁵]	气	100
				[ts'e³³do³¹]	初	108
	[bo³¹]	聋		[ts'e³³]	盐	136
				[dy³¹]	地	112
				[uə³³]	山寨	122
	[lo⁴⁴]	山		[lv³³]	石	136
	[tshɯ⁴²]	银子		[mi³³]	火	138
	[lo³⁵]	过		[ku³³]	门	303
				[ko³¹]	针	266
				[p'e³¹]	麻布	268
				[t'o³³pv⁵⁵]	棉布	268
				[p'v³³si³³]	绸缎	268

竹书字形	音标	汉义	东巴文	音标	汉义	页码
井	[ŋo^{55}]	固定、安装	卄	[gu^{31}]	仓	279
㙓	[tsho^{31}]	楼房	白	[tsho^{33}]	楼	298
			木	[dzo^{33}ts'^{55}]	搭架	303
仒	[kho^{35}]	撑	令	[t'a^{55}]	塔	305
冊	[tɕhi^{55}]	绿色	回	[ta^{55}]	匣	307
乂	[ku^{55}]	九	乂	[ts'e^{31}]	十	338
			十	[ɕi^{33}]	百	338
X	[tɛ^{42}]	自己或这里				
氺	[gua^{31}]	荞麦	米	[tv^{31}]	千	338
夊	[mɯ^{31}]	万	个	[mɯ^{33}]	万	338
力	[dø^{42}]	挂	石	[sæ^{31}]	"禅"神/血	354
			才	[dʐər^{31}]	威灵	354
叉	[kua^{44}]	树杈	叉	[me^{44}]	雌	17

从上表来看,竹书只有三个字形与纳西东巴文的字形在字形和意义上真正相同或相似,即:竹书亼[lo^{44}](意为"山")与东巴文⌓[lv^{33}](意为"石"),这与象形文字创造之初的基本准则是一致的,正如古汉字之初形为"㠭",埃及圣书字为"⌓",均为"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使字形相同也纯属对自然界事物的临摹,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巧合,所以竹书亼与东巴文⌓应该没有借用关系。竹书㙓[tsho^{31}](意为"楼房")与东巴文白[tsho^{33}](意为"楼");傈僳语中"房子"为[hi^{55}];[tsho^{31}]是纳西语音,所以字形㙓只是根据纳西族的房子实物形状而描画出来的,与借东巴文的字形无关,实际上只是借了纳西语的音、义。竹书夊[mɯ^{31}](意为"万")借用纳西东巴文个[mɯ^{33}](意为"万"),因为哥巴文中并无"万"这个数字的字形,而傈僳语和纳西语"万"的声韵又完全相同,所以借简单的纳西东巴文表意也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表中那些竹书字形与东巴文字形相似的情况,显然只是字形

相似或相近，但字形意义和字形所表示的音绝然没有联系，如竹书字形和东巴文字形相似，但两个字形所表示的音各为 gua^{31} 和 tv^{31}，所表示的意义各为“荞麦”和“千”，所以这一对形似字没有任何的借源关系。又如竹书字形和东巴文字形极为相似，但两个字形所表示的音各为 bo^{31} 和 $ts'e^{33}$，所表示的意义各为“聋”和“盐”，所以这一对形似字没有任何的借源关系。再如：竹书字形和东巴文字形极为相似，但两个字形所表示的音各为 $ŋo^{55}$ 和 gu^{31}，所表示的意义各为“固定”和“仓”，所以这一对形似字也没有任何的借源关系。其他的形似字亦是如此。

由此可以断言东巴文不是竹书借源字的主要来源。东巴文的原始文字图画性的繁琐，语段文字对语言的非一一对应的记录方式都不为竹书造字者所采用。即便不得已而借用，也是借音近义同、而且字形非常简单的东巴文字形。

第三节　借用纳西哥巴文

我们采用第二节的方法来研究竹书是否借用纳西哥巴文的问题。

表中哥巴文的字形、音标、汉义以及字形所在页码同样来源于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一书。

竹书字形与哥巴文字形相似的情况

竹书字形	音标	汉义	哥巴文	音标	汉义	页码
	[$(mi^{55})pε^{42}$]	半边橘		[$mi^{33}(t'v)$]	橘子	382
	[wu^{44}]	花		[mi^{33}]	橘子	382
	[pu^{55}]	蒸发	、	[$p'y^{33}$]	发酵	373
				[$p'iə^{31}$]	瓢•	376
	[$pε^{44}$]			[be^{31}]	勇士	377
	[$pø^{35}$]					
	[$ɯa^{44}$]	编织		[pa^{55}]	纺坠	370

竹书字形	音标	汉义	哥巴文	音标	汉义	页码
片	[phu^{44}]	银片	片	[ba^{33}]	花/水痘	379
孔	[phɯ^{33}]	解开	五	[bæ]	扫	378
日	[du^{31}]	工具	目	[t'e^{33}]	书、信	393
目	[hi^{33}]	房子	足	[t'v^{31}]	搭	394
彳	[khua^{35}]					
㐅	[tɛ^{42}]	自己	ㄨ	[ŋ̥y^{33}]	我自己	438
乂	[sa^{42}]					
乂	[ku^{55}]	九				
井	[ŋo^{55}]	固定、安装	井	[pɯ^{55}]	钉子	372
井	[fu^{31}]	吹(火)				
丂	[lɯ^{33}]	蜕皮	歺	[bæ^{33}kv^{31}]	扫帚	378
爪	[mo^{42}]	老				
爪	[tho^{44}]		而	[bi^{33}]	太阳	376
弓	[dʑi^{44}]					
弓	[thu^{31}]	(箭)筒	弓	[ty^{31}]	生长	389
尤	[mɛ^{44}]		犬	[k'ɯ^{33}]	狗	418
㐅	de^{44}	坝子,场地	女	[dy^{31}]	坝子里	396
廿	[ŋua^{35}]		廿/丌、廿	[do/kæ]		410
歹	[wa^{44}]	鸡、鸡卦	歹	[kua^{55}]	卜卦	414
乙	[mɛ^{35}]	茶花				
几	[ni^{31}]	鬼	几	[hər^{55}]	害人	427
合	[nɯ^{42}]	粘合	弓	[t'o/ko]	模子	394
王	[sa^{44}]	三	王	[lv^{55}]	曾(孙、孙女)	407
丟	[lɛ^{44}]	手	手	[t'æ]	(戴)	393
爪	[xo^{31}]	汉族	耳	[kə^{33}]	镜	413
月、月	[tʃia^{35}]	瘦				
巴	[wa^{31}]	雪	占	[p'ər^{31}]	洁白	375

竹书字形	音标	汉义	哥巴文	音标	汉义	页码
[illegible]	[dzo^{31}]					
又	[ʃo^{31}]		又	[t'a^{55}]	锐利	393
丁	[dʒua^{31}]	想念	[illegible]	[dzi^{31}]	飞	461
有	[tʃhua^{44}]	遮、挡	有	[k'ua^{33}]	极坏	418
有	[tshe^{44}]	谷子				
[illegible]	[ɯe^{31}]	绕(路)	[illegible]、[illegible]	[hɯ^{55}]	绕路	428
甲	[ka^{35}]	架子				
早	[e^{44}]	箱子	早、乎	[p'e^{33}]	簸	374
[illegible]	[mɛ^{33}]	背	[illegible]	[bv^{31}]	驼背	380
中	[xɯ^{35}]	晚	中	[ly^{33}]	中间	404
上	[ze^{44}]	支柱	上	[mu^{33}]	希望	385
爻	[sa^{35}]	打粮食的杆子、梿枷	爻	[dy^{31}]	棍、杆	396
下	[tʃhia^{35}]	箭	下	[sɿ^{33}]	神箭	464
[illegible]	[tʃhI^{31}]	(用刀)切	[illegible]	[k'æ^{31}]	换	415
口	[dʒe^{44}]	皮	口	[k'u^{33}]	锁	417
古	[tshɛ^{35}]	锐利	古	[ma^{31}]	油	384
[illegible]	[ʃi^{55}]	驱邪	[illegible]、[illegible]	[dʑi^{33}]	诅咒	435
丁	[ʑi^{35}]	水	丁	[tso^{55}]	搭(桥)	456
白	[vu^{31}]	粗/大	[illegible]	[lv^{31}]	举	407
7	[ŋa^{33}]	我	[illegible]	[ŋə^{31}]	我	424
爪	[vu^{42}]	许愿	[illegible]	[næv^{35}]	想(做)	401
[illegible]	[ʃo^{44}]	(烧的)香	[illegible]	[ɕy^{31}]	香、香炉	440

可见,竹书中确有一些字形源于哥巴文,上述划了横线的例子即属此类。在所考释出来的字形中,竹书借用哥巴文的一共有 18 个,约占总借源字的 50%。李霖灿在论述纳西象形文字发源地和文字类型分

布时曾写道:"纳西族象形文字发源于无量河……中甸白地和丽江保山只有形字而无音字,只有丽江坝、金沙江边、鲁甸和维西一带形、音并存……"。① 这也可以证明汪忍波在创制竹书时有条件也有可能借用哥巴文。在所借用的哥巴文中,有人物称谓词语,如"我";有食物,如"橘子";有劳动工具,如"纺坠"、"梿枷"、"钉子";有表辈分的词语,如"曾(孙、孙女)";有宗教用语,如"香炉"、"鸡卦"、"诅咒"等等,所借哥巴文从具体的到抽象的,从物质的到精神的,都囊括在内。可以肯定,汪忍波当年师从纳西东巴之际掌握了相当的哥巴文,所以在创制竹书文字之际借用了哥巴文。与东巴文相比,哥巴文一字一音的记录语言方式,便于书写的文字符号,趋于统一的文字符号体态,都是汪忍波为自己的民族创造文字的参考。

简而言之,竹书主要借用哥巴文的原因在于哥巴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因为,从这一角度上看,当一种借源文字造字时,当然更可能向与它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文字去借。

第四节　借源字的借用方式

从上述研究可知,在已考释出来的竹书中借用了汉字、哥巴文和极少数的东巴文,一共有 37 个。现将借用方式的类型总结如下:

1. 借源复合字:即借用两个汉字的形,并对这两个汉字的意义加以引申,不加其他任何符号(或再加一个符号)复合出一个与原汉字意义有关的竹书字形。这种借源复合字又可分为两种:单纯借源复合字和加符号借源复合字。

(1) 单纯借源复合字:即借用两个汉字的形,并对这两个汉字的意义加以引申,复合出一个与原汉字意义有关的竹书字形。如:

吴[kha^{35}]村子

借汉字"口"和"夫"两字的形,对这两个汉字的意义加以复合,引

---

① 李霖灿:《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申出一个与原汉字意义有关的新词“村子”。

（2）加符号借源复合字：即借用两个汉字的形，并对这两个汉字的意义加以引申，再加一个抽象符号后复合出一个与原汉字意义有关的竹书字形。如：

(［khɯ^{31}］狗

借汉字“口”和“主”，再加一个抽象符号(后复合出一个新词“狗”。

［ka^{44}］圈牧

借汉字“羊”和“口”，再加一个抽象符号(后复合出一个新词“圈牧”。

2. 非复合借源字：即所借用的文字本身的结构和意义对造字者而言是独立的、完整的，不再需要另一个借源字而造出的字。这一类可根据具体情况分以下两种：单纯非复合借源字、变形非复合借源字。

（1）单纯非复合借源字包括三种情况：

① 借形、音、义

即直接借他种文字的形、音、义来表傈僳语的词义。如：

7［ŋa^{33}］我

直接借哥巴文字形**1**的形、音、义，来表示傈僳语的词义。

② 借形、义

即借他种文字的字形，读傈僳语的音，并以所借文字的字义表傈僳语词的词义。如：

X［tɛ^{42}］自己或这里

借哥巴文字形**X**［ȵy^{33}］的形、义，但读傈僳语的音［tɛ^{42}］。

下［tʃhia^{35}］箭

借哥巴文字形**下**［sɿ^{33}］的形、义，但读傈僳语的音［tʃhia^{35}］。

王［sa^{44}］三

借哥巴文字形**王**［lv^{55}］的形、义，但读傈僳语的音［sa^{44}］。

T［ʐi^{35}］水

借哥巴文字形[tso^{55}]的形、义,但读傈僳语的音[ʑi^{35}]。

犮[sa^{35}]梿枷

借哥巴文字形㸚[dy^{31}]的形、义,但读傈僳语的音[sa^{35}]。

③ 借形

即只借他种文字的字形,读傈僳语的音,表傈僳语的词义,但词义与所借文字的意义有一定的联系。

大[gua^{44}]降、下(借汉字“大”的字形)

囚[do^{44}]出来(借汉字“囚”的字形)

天[ha^{33}]灵魂(借汉字“天”的字形)

井[ŋo^{55}]安装、固定(借哥巴文井)

(2) 变形非复合借源字

① 加笔画:即对所借用的字形加笔画或加符号形成的字。

如:册([ba^{31}]侧边(借汉字“册”加符号( )

朋[dʒua^{33}]帮助(借汉字“朋”后加笔画)

光[li^{35}]芽(借汉字“儿”后加笔画)

[illegible][ɯa^{42}]编(织)(借哥巴文字形β加符号)

[illegible][wa^{31}]雪(借哥巴文[illegible]加符号)

[illegible][ʃʅ^{55}]驱邪(借哥巴文[illegible]加符号 7)

[illegible][pε^{42}]桔子(借哥巴文ᴪ加符号)

[illegible][pu^{55}]蒸(馏)(借哥巴文U加符号 7)

[illegible][mε^{33}]背(借哥巴文[illegible]加符号∧)

[illegible][ɯe^{31}]绕(路)(借哥巴文[illegible]加符号 1 和 Y)

[illegible][mɯ^{31}]万(借东巴文[illegible]加笔画)

② 减笔画:即对所借用的字形减笔画形成的字

如:合[nɯ^{42}]粘、贴(借汉字“合”后省形)

[illegible][thɯ^{55}]快(借繁体汉字“飛”后省形)

[illegible][thi^{31}]一(借汉字“第”省形后又加笔画)

③ 改变笔画:即改变所借用字形的笔画形成的字

如:[illegible][se^{44}]羚羊(借汉字“羊”改变笔画)

乂[ku^{33}]九(借汉字“九”改变笔画)

丢[$lɛ^{31}$]手(借汉字“手”改变笔画)

关[za^{31}](昵称)男人(借汉字“夫”改变笔画)

羿[phi^{31}]展开(翅膀)、舒展(借汉字“羽”改变笔画)

了[$ŋa^{44}$]我(借哥巴文亻改变笔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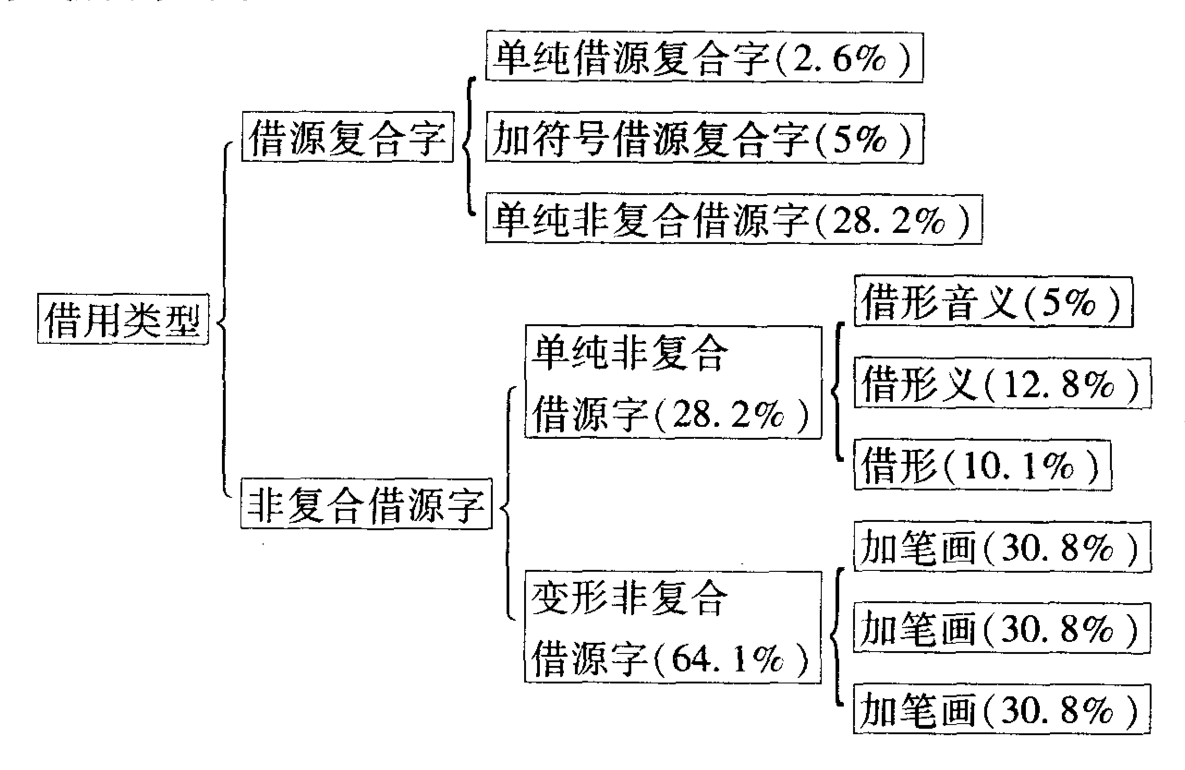
儿[de^{44}]场(地)(借哥巴文[illegible]改变笔画)

爪[wu^{42}]许愿(借哥巴文[illegible]改变笔画)

丐[$ɣa^{44}$]鸡(借哥巴文[illegible]改变笔画)

兲[$ʃo^{44}$](烧的)香(借哥巴文[illegible]改变笔画)

现将竹书借源字的借用类型以及各类型占借源字的比例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如下：



从上表可知：竹书的借源字虽然借用了其他民族的文字，但绝大多数借源字都对他种文字的字形进行了改变，体现了造字者并不是完全照搬其他民族的文字为己所用，而只是借用适合于造字者心理的文字字形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属于并适合本民族自己的文字。

第五节 小 结

通过对竹书借源字的统计可知:竹书借源字有37字,其中借汉字17字,借哥巴文18字,借东巴文2字。借源字有以下的特点:1.就880个竹书总字形来说,借源字占4%,说明竹书是一种以自造字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字。2.纳西哥巴文和汉字是竹书借源字的主要来源,竹书几乎没有假借东巴文的字形。3.竹书的借源字虽然不多,但借用类型较为复杂,绝大多数借源字是对他种文字字形的改变,并非完全照搬,借源字进入竹书后往往会经历一个改造的过程,这体现了竹书文字整体上的民族独创性。4.竹书是借用了汉字的符号体态,仿照哥巴文音节文字,一个字形记录一个音节的方式独创出来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字。

维西县所处之地为汉族、傈僳族、藏族、纳西族、彝族等多民族杂居,竹书没有借用藏文、彝文的根本原因在于:首先汪忍波不懂藏语藏文,其次彝文在汪忍波的家乡也没有流传。汪忍波曾师从纳西东巴,他必然懂东巴文和哥巴文。他本人是傈僳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他作傈僳族的多巴,从事傈僳族的祭天仪式,并成为了当地祭天仪式的第20代主持人。同时他自觉地担负了为本民族造字的责任,并把他创制的竹书在普通民众中推广,这与大多数民族文字使用群体的局限性有极大的差别。

第六章　竹书异体字的研究

早在东汉时期,汉字异体字的现象就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各词头的解释之后收录了许多音义相同而字形形体有一定差异的字,许慎谓之"重文"。此后文字学界中还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俗体"、"或体"、"异体"等等,直至现代,学术界虽然对这种音义相同而字形形体有异的文字现象统一了称谓,即"异体字",但对异体字的定义依然各持己见。周斌先生曾把学术界对汉字异体字的各种定义,以及有关异体字问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了汇总,得出狭义和广义两个派别。狭义派认为:"只有音义完全相同而形体不同的一组字才能被视为典型的异体字。"广义派认为:"除了音义完全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字被认为是异体字之外,那些音义部分相同的字也可以被认为是异体字。"①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派别,对竹书异体字的界定都是有相当的指导意义的。

由创制过程来看,竹书是共时平面上的一种文字,自然就没有古今字之分。竹书的异体字独具特色,简言之,竹书记录傈僳语中同一音节且字形形体有别的字就是异体字。

第一节　竹书中的异体字统计

确切说来,汪忍波是从 1922 年 8 月开始创造文字的。起初的文字大多写在硬石板上,一共有 87 个字形,其中相同的字形有 54 个,不同

---

① 周斌:《东巴文异体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 10 页。

的字形有 33 个，多为结构比较简单的符号。① 也就是说，竹书从创制之初就可能出现了异体字。之所以说是“可能”，一是可能出现了异体字，一是可能只是相同的音节重复采用了同一个字形。因为此硬石板现已不复存在，又无相关文字材料遗存，加之文字创始人早已去世，因而对此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考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竹书异体字的研究。本书就现存的《识字课本》进行统计后得知：

1. 《识字课本》总共有 1250 个字形，排除重复字形后还有 880 个字形，分别记录了 602 个不同的音节（竹书字形对应的音节情况可参第三章第二节）。竹书的每一个字形都表示一个音节，而且审音准确，能正确地区分云南维西傈僳话中由声母、韵母和声调（6 个调）构成的不同音节，如：

di^{55}（[illegible]），di^{35}（[illegible]），di^{44}（[illegible]），di^{33}（[illegible]），di^{42}（[illegible]），di^{31}（[illegible]）；
na^{55}（[illegible]），na^{35}（[illegible]），na^{44}（[illegible]），na^{33}（[illegible]），na^{42}（[illegible]），na^{31}（[illegible]）；
wa^{55}（[illegible]），wa^{35}（[illegible]），wa^{44}（[illegible]），wa^{33}（[illegible]），wa^{42}（[illegible]），wa^{31}（[illegible]）。

2. 傈僳族的竹书文字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体字，从而反映了竹书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完善的音节文字。因为从理论上说，一种成熟的音节文字应该是一个音节仅以一个字形来表达，这种音节与字形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是固定的。

现将竹书的异体字列表如下：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pi^{5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pi^{44}	[illegible] [illegible]	$pø^{35}$	[illegible] [illegible]
$pø^{44}$	[illegible] [illegible]	$pø^{42}$	[illegible] [illegible]	$pε^{35}$	[illegible] [illegible]
$pε^{44}$	[illegible] [illegible]	$pε^{31}$	[illegible] [illegible]	pa^{4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po^{44}	[illegible] [illegible]	po^{42}	[illegible] [illegible]	$pɯ^{35}$	[illegible] [illegible]
$pɯ^{42}$	[illegible] [illegible]	phi^{55}	[illegible] [illegible]	phi^{35}	[illegible] [illegible]

① 木玉璋：《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phi^{44}	[illegible]	phi^{42}	[illegible]	phɛ^{35}	[illegible]
phu^{44}	[illegible]	phɯ^{31}	[illegible]	bi^{42}	[illegible]
bɛ^{55}	[illegible]	bɛ^{35}	[illegible]	bɛ^{44}	[illegible]
bɛ^{42}	[illegible]	ba^{44}	[illegible]	ba^{31}	[illegible]
bo^{44}	[illegible]	bo^{42}	[illegible]	bu^{44}	[illegible]
bɯ^{35}	[illegible]	bɯ^{44}	[illegible]	bia^{31}	[illegible]
mi^{55}	[illegible]	mi^{44}	[illegible]	mi^{42}	[illegible]
mi^{31}	[illegible]	mɛ^{35}	[illegible]	mɛ^{44}	[illegible]
mɛ^{42}	[illegible]	ma^{55}	[illegible]	ma^{44}	[illegible]
ma^{31}	[illegible]	mo^{55}	[illegible]	mɯ^{31}	[illegible]
mia^{42}	[illegible]	mia^{31}	[illegible]	wa^{44}	[illegible]
wa^{31}	[illegible]	vu^{44}	[illegible]	vu^{33}	[illegible]
tsi^{44}	[illegible]	tsa^{44}	[illegible]	tshi^{31}	[illegible]
tshɛ^{55}	[illegible]	tshɛ^{44}	[illegible]	tshɯ^{42}	[illegible]
dza^{33}	[illegible]	dzu^{44}	[illegible]	si^{35}	[illegible]
sɛ^{55}	[illegible]	sɛ^{44}	[illegible]	sa^{31}	[illegible]
sɯ^{31}	[illegible]	ze^{44}	[illegible]	za^{44}	[illegible]
za^{31}	[illegible]	ti^{35}	[illegible]	ti^{42}	[illegible]
tø^{35}	[illegible]	tø^{44}	[illegible]	tɛ^{44}	[illegible]
tɛ^{42}	[illegible]	ta^{35}	[illegible]	ta^{42}	[illegible]
to^{35}	[illegible]	to^{42}	[illegible]	thi^{55}	[illegible]
thi^{44}	[illegible]	thø^{44}	[illegible]	thø^{31}	[illegible]
thɛ^{31}	[illegible]	thɯ^{35}	[illegible]	di^{55}	[illegible]
dɛ^{31}	[illegible]	da^{33}	[illegible]	da^{42}	[illegible]
do^{35}	[illegible]	do^{44}	[illegible]	do^{31}	[illegible]
ni^{55}	[illegible]	ni^{35}	[illegible]	ni^{44}	[illegible]
ni^{31}	[illegible]	ne^{44}	[illegible]	nɛ^{44}	[illegible]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na^{35}	[illegible]	na^{44}	[illegible]	nɯ^{42}	[illegible]
nia^{35}	[illegible]	nio^{35}	[illegible]	li^{44}	[illegible]
li^{42}	[illegible]	lø^{55}	[illegible]	lɛ^{44}	[illegible]
la^{35}	[illegible]	la^{44}	[illegible]	la^{42}	[illegible]
la^{31}	[illegible]	lo^{35}	[illegible]	lo^{44}	[illegible]
lo^{42}	[illegible]	lu^{44}	[illegible]	lɯ^{42}	[illegible]
tʃi^{35}	[illegible]	tʃi^{42}	[illegible]	tʃe^{42}	[illegible]
tʃo^{42}	[illegible]	tʃo^{55}	[illegible]	tʃo^{35}	[illegible]
tʃia^{42}	[illegible]	tʃua^{42}	[illegible]	tʃhi^{55}	[illegible]
tʃhi^{44}	[illegible]	tʃhi^{42}	[illegible]	tʃho^{42}	[illegible]
tʃhu^{44}	[illegible]	tʃhia^{31}	[illegible]	tʃhua^{55}	[illegible]
dʒi^{31}	[illegible]	dʒe^{44}	[illegible]	dʒa^{44}	[illegible]
dʒo^{33}	[illegible]	dʒia^{31}	[illegible]	dʒua^{35}	[illegible]
dʒua^{33}	[illegible]	ʃi^{55}	[illegible]	ʃi^{35}	[illegible]
ʃi^{44}	[illegible]	ʃi^{31}	[illegible]	ʃo^{35}	[illegible]
ʃo^{31}	[illegible]	ʃia^{44}	[illegible]	ʒo^{35}	[illegible]
ʒo^{31}	[illegible]	ʒu^{44}	[illegible]	tɕi^{44}	[illegible]
tɕi^{42}	[illegible]	dʑi^{44}	[illegible]	ȵi^{44}	[illegible]
ȵi^{31}	[illegible]	ʑi^{44}	[illegible]	ʑɛ^{55}	[illegible]
ʑɛ^{35}	[illegible]	ʑɛ^{42}	[illegible]	ka^{55}	[illegible]
ka^{35}	[illegible]	ka^{44}	[illegible]	ka^{42}	[illegible]
ka^{31}	[illegible]	ko^{35}	[illegible]	ko^{42}	[illegible]
ku^{33}	[illegible]	kɯ^{42}	[illegible]	kua^{44}	[illegible]
kha^{35}	[illegible]			kha^{44}	[illegible]
kho^{55}	[illegible]	kho^{35}	[illegible]	kho^{44}	[illegible]
khu^{31}	[illegible]	khɯ^{55}	[illegible]	khua^{44}	[illegible]
khua^{31}	[illegible]	ga^{44}	[illegible]	ga^{42}	[illegible]
go^{31}	[illegible]	gu^{55}	[illegible]	gu^{44}	[illegible]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音节	异体字字形
gɯ^{44}	[illegible]	gɯ^{42}	[illegible]	gua^{31}	[illegible]
ŋa^{55}	[illegible]	ŋa^{44}	[illegible]	ŋa^{42}	[illegible]
ŋo^{55}	[illegible]	ŋo^{35}	[illegible]	ŋo^{44}	[illegible]
ŋo^{31}	[illegible]	ŋɯ^{42}	[illegible]	ŋua^{55}	[illegible]
ŋua^{35}	[illegible]	xo^{35}	[illegible]	xo^{44}	[illegible]
xo^{31}	[illegible]	xɯ^{35}	[illegible]	xɯ^{31}	[illegible]
xua^{55}	[illegible]	ɣo^{31}	[illegible]		
hø^{55}	[illegible]	hε^{35}	[illegible]		
ha^{33}	[illegible]	ha^{31}	[illegible]	ho^{35}	[illegible]
hia^{31}	[illegible]	e^{44}	[illegible]	ε^{35}	[illegible]
ε^{44}	[illegible]	ε^{31}	[illegible]	a^{31}	[illegible]

上表中,有两个异体字字形的有155组,共310个字形;有三个异体字字形的有43组,共129个字形;有四个异体字字形的有9组,共36个字形;有五个异体字字形的有1组,共5个字形。因而,《识字课本》总字形1250个,排除392重复字形(即同一个字形多次出现,统计字形数时只算一个字形)后,异体字字形共有480个,约占总字形数(880)的38.4%。

第二节　竹书异体字的特征

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通过上述列表,我们可以把竹书异体字的组合类型分为以下3类:

1. 一组异体字中全是自造字

这种类型还可进一步细分为:

(1) 象形+象形

如:ɣo^{31} [illegible]　　dʒe^{44} [illegible]

(2) 象形+会意

如:tʃhia^{31} [illegible]

(3) 象形+指事

如：dʒi^{31}　　ȵi^{31}　　tø^{44}

（4）会意 + 会意

如：sɛ^{55}　　tsi^{44}

（5）会意 + 指事

如：ko^{35}　　thi^{44}　　go^{31}

（6）指事 + 指事

如：ka^{55}

2. 一组异体字中有自造字也有借源字

这种类型也可进一步细分为：

（1）会意 + 借源字

如：za^{31}　　do^{44}　　ba^{31}

（2）指事 + 借源字

如：ʃi^{55}　　ʑi^{44}　　wa^{31}

3. 一组异体字中全是借源字

如：do^{35}

造成竹数异体字类型多样化的主要原因是：

（1）造字者为了区别同一音节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而有意识地造出了不同的字形，从而产生了异体字。这类异体字之间一般不互换使用。例如：

音节 mo^{31} 可用和来表示。（单独表示"马"的意思时只能用象形字，在其他含有 mo^{31} 这个音节的词组中，如"天空[mo^{31}kua^{44}]"或"烟雾[mo^{31}khu^{31}]"等则用。）

音节 ʃi^{44} 可用和来表示。（表示"死"的意思时只能用会意字形，在其他含有 ʃi^{44} 这个音节的词组中，如"金鼓[ʃi^{44}bø^{33}]"则用。）

音节 dʑi^{44} 可用、和来表示。（表示"酒"的意思时只用，在其他含有 dʑi^{44} 这个音节的词组中用或。）

（2）造字者由于造字之初取象的不同而造了不同的字形来记录同一音节，从而产生了异体字，这类异体字之间常常可以互换使用，没有任何区别。例如：

音节 sε^{55}可用□和□来表示。（但字形□是会意字有"养活"之意，字形□也是会意字但为"力气"之意。二者在记录音节 sε^{55}时可以互换，也不影响音节所要表达的意义。）

音节 za^{31}可用□和□来表示。（但字形□是汉字"夫"的借源字，而字形□则是一会意字，"戴"之意。二者都可用于记录同一音节 za^{31}且不影响音节本身的意义。）

音节 kha^{35}可用□、□、□、□和□来表示。（由于研究的局限，目前仅知道□取象于"寨门"，□借汉字"口"和"夫"拼合表达"村子"之意，但在记录 kha^{35}这个音节时二者是可以互换的。）

音节 lε^{31}可用□和□来表示。（单独表示"手"的意思时用□，因为此字形为借用汉字"手"后变形而来，表示"手腕"、"手臂"或者由此引申的"怀里"时，则用□。但也可互换使用。）

音节 tɕi^{44}可用□、□、□和□表示。（□有"躲藏"之意，□有"根"之意，而□却有"麂子"之意。各字形的造字取象不同，但都表示同一音节，因而也可以互换使用。）

可见，汪忍波在造字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造字标准，缺乏一个字形仅仅只能代表一个音节的观念，而是在汉字、东巴文和哥巴文的直接影响下创造满足表达傈僳语音节的字形，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从共时共地的角度看，造成竹书异体字多的根本原因在于：竹书造字取象的多样性。记录同一音节，可以采用不同的竹书字形，但这些字形的取象各不相同，造字者虽想让字形保持特征，同时又想让竹书完成准确记录所有傈僳语音节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些表示同一音节的不同字形互为异体字。孙钧锡先生所著《中国汉字学史》说："文字最初必定是群众创造的，后来也必定经过一些人的采集、整理、增补……文字是众人的集体创造。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同一个字常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而且文字越古异体字越多，这正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共同造字的结果。如果文字是由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他何必为一个字造几个形体！"①那

① 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 页。

么对于傈僳族的“仓颉”所创制的竹书特例的研究,就更显示出其意义之所在。

由于竹书文字始终没有经历过一个科学规范的过程,相对于发达、完善的音节文字而言,竹书字形偏多,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体字,增加了学习和使用的难度。当然,竹书的异体字和其他文字的异体字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它们不是人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使用不同材料而引发的不同造字构思造成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在纳西文化、汉字文化哺育下的独创结果,它带有时代、地域和多元文化融汇的个性特征。同时,竹书是以造字时代的文化为造字背景的,这跟傈僳族的文化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一些竹书字形为什么要那样造,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据;另一方面,竹书对造字时代的文化现象具有镜象作用和确证功能。傈僳族的自然环境、衣食住行和生产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在竹书中留下痕迹,通过竹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傈僳族的一些文化事象,这也正是竹书文字珍贵的文化史料价值之所在。

从历时角度看,那么竹书多异体字的现象就有其更加深层的原因。可以说,音节文字的形成,本有不同的途径。如日文中的假名作为一种音节文字,可说是相当成熟的,即一个假名仅固定地记录一个音节,因此假名的形成可说是代表着音节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而追寻假名的起源,还是要归到对汉字的借用。在日文还没有假名时,日语是借用汉字来记录的,而在规范的假名形成前,记录同样的日语经常使用不同的汉字。如果我们去查阅日本早期的《古事记》之类的古籍,便可见到这种情况。后来,由于民间用字的筛选和官方对用字的规范,才逐渐地形成了五十音图。竹书的造字,虽然借异民族的不是全部,但同样也在借用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其他民族文字或同一个民族文字中的不同的字的字形。而这种做法同样地使得其造字时也带上了这一特点——表同一词或音时可用此亦可用彼。从而赋予了竹书更多的异体现象和异体字。

第三节　小　　结

根据《识字课本》,竹书有880个字形,其中异体字有208组,共有480个字形。

竹书异体字的特点是:1. 竹书中的同音字就是异体字。2. 异体字众多,所以竹书是一种不完备的音节文字。3. 造成竹书异体字的根本原因在于:竹书造字取象的多样性。4. 异体字的种类繁多,对竹书造字时代的文化具有镜象作用和确证功能。5. 竹书是个人创制的共时平面上的一种文字,且历时相对其它文字而言要短得多,一方面,不可能根据文字字形的演变来考证异体字的初形;另一方面,是否确立竹书异体字的初形,对研究竹书异体字意义不大。6. 从音节文字本身的特征而言,同一音节可以用同组异体字中的任何字形来记录,并不会真正影响文字记录语言、表达语言意义的最终功能,《识字课本》中比比皆是的同音假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结　　语

本书以汪忍波所编制的《识字课本》为主要研究材料，第一次对傈僳族的竹书文字作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具体研究，对竹书的文字性质作了科学的界定。经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结论：

一、长期以来傈僳族竹书文字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作为一种个人独创的民族文字，为人类文字史补充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特例。

二、竹书作为音节文字，创制者审音之精是十分惊人的。竹书能准确地记录云南维西傈僳语由声母、韵母、声调组合的全部音节，不同的声韵调的音节就有不同的字。以现代音位学的观点看，从竹书文字里完全可以归纳分析出维西傈僳语的语音系统，没有声母、韵母、声调的点滴遗漏。这在云南的音节文字中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竹书表示音节的完善性几近完美。

三、竹书自造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会意三种，"画成其物"的实体描摹几乎没有，象形字已不是指事字和会意字的基本元素，竹书文字整体的抽象符号化程度相当高，这与造字者生活的时代、造字者的思维发达程度和人文环境有极大的关联。从造字的角度来看，竹书自造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会意三种。但从用字的角度来看，竹书文字无论是自造字还是借源字都只有一种假借，即表音。

四、纳西哥巴文和汉字是竹书借源字的主要来源，竹书中极少有借用东巴文字形的例子。竹书的借源字虽然不多，但借用类型较为复杂，绝大多数借源字是对他种文字字形的改变，并非完全照搬，这体现了竹书文字的民族独创性。竹书是借用了汉字的符号体态，仿照纳西哥巴文音节文字，一个字形记录一个音节的方式独创出来的一种民族文字。

五、竹书是个人创制的共时平面上的一种文字，且历时相对其他文字而言要短得多，相对于发达、完备的音节文字，竹书字形偏多，多样性的造字取象造成竹书有一定数量的异体字。竹书是一种不完备的音节文字，但是种类繁多的异体字，对竹书造字时代的文化具有镜像作用和确证功能。这也正是竹书文字珍贵的文化史料价值之所在。

六、竹书的一个字形都对应傈僳语的一个音节，是严格意义上的音节文字。但就已考释出来的每个字形而言，竹书这种音节文字又具有表意的功能。所以，竹书是一种个人独创的原始的音节文字。

七、竹书创制的时间虽然远远晚于古汉字、埃及圣书文字和纳西东巴文字，但竹书文字符号的抽象性却要高得多。竹书文字虽然创制于近代，却属于原始的音节文字。竹书向我们展示了文字之间的各方面的性质及其状态，并不是完全平行的或者成正比的。这也是文字复杂性的一个体现。

参 考 文 献

工具书类:

1.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版)。

2.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

3. 黄布凡:《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4. 李霖灿编著、张琨标音、和才读字:《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5.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 习煜华:《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汇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7.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8.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1。

9.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10.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傈汉词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著作类:

12. [苏]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3. 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玉振金声探东巴》,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4. 曹萱:《纳西哥巴文造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15. 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16. 丁邦新、孙宏开:《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17. 傅懋勣:《傅懋勣先生民族语文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8. 盖兴之:《民族语言文化论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9. 郭沫若:《卜辞通纂》,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20. 何添:《王筠说文六书相兼说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21. 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

22. 蒋善国:《汉字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23. 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4.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25. 李学勤:《汉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 李学勤:《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7. 马曜华:《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28. 刘志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9. 刘志基:《汉字文化综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30. 刘志基、张德劭、臧克和:《汉字的世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1. 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32. 马叙伦:《读金器刻词》(中华书局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62。

3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4.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

35. Samuel A. B. Mercer, *Egyptian Hieroglyphs*, Hippocrene Books, Inc,1993。

36. 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37.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济南:齐鲁书社出版,1981。

38.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9. 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40.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1. 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42.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3.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4. 魏忠:《中国的多种民族文字及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5. 徐琳、木玉璋、盖兴之:《傈僳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46.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

47. 原唱:哇忍波。补遗唱述:光那巴。搜集译注:木玉璋、汉刚、余宏德:《祭天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48. 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概要》,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49.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维西文史资料》(第五辑、内部资料),2000。

50. 臧克和:《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51. 臧克和:《汉字单位观念史考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52. 张德劭:《甲骨文考释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2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53. 郑飞洲:《纳西东巴文字素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3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54.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5.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56.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

57. 周斌:《东巴文异体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58. 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论文类:

59. 陈其光:《女字的造字法和用字法》,载《语言研究》,1994 年第 2 期。

60. 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载《民族语文》,1982 年第 1 期。

61. 黄振华:《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 年第 9 期。

62. 李乐毅:《方块壮字与字喃的比较》,载《民族语文》,1987 年第 4 期。

63. 李玲圃:《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载《中国文字研究》,2004 年第五辑。

64. 李圃:《说字素》,载《语文研究》,1993 年第 1 期。

65. 李圃:《正本清源说异体》,载《语言研究》,2003 年第 1 期。

66.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语文》,1978

年第3期。

67. 孙宏开:《尔苏沙巴图画文字》,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

68. 王元鹿:《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69. 王元鹿:《汉字发生研究目的论》,载《中国文字研究》,2004年第五辑。

70. 杨应新:《方块白文辨析》,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5期。

71. 张公瑾:《文字的文化属性》,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